

# 《永樂北藏》的題記、牌記研究

龍達瑞

美國西來大學宗教系教授

## 中文摘要

《永樂北藏》是明成祖（1402-1424 年在位）於 1419 年在北京開始刊刻的一部大藏經，初刻竣工於 1440 年，全藏 636函。明神宗（1573-1620 年在位）時增加了 41函，總計 677函，6771卷。經過五百多年的滄桑，絕大多數印本已經毀於各種災害或戰亂。根據調查，存世的《永樂北藏》僅有約三十套，且大多數都有殘缺。筆者從 2009 年起開始對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保存的一套不完全的《永樂北藏》進行研究，發現了一些新材料，因而決定繼續對存世的《永樂北藏》進行調查研究。十多年來，走訪了中國、美國與波蘭等地珍藏有《永樂北藏》的圖書館、博物館和佛教寺院。通過親自翻檢大藏經，認識到每部大藏經都可能有其特點。這些特點包括皇帝的敕令、題記、印章、捐資人、閱讀大藏經的讀者、護板的綢緞等等。大藏經是皇帝賜給寺院的，寺院要修藏經樓，並立碑樹傳。日後保護大藏經也是要記載的，如南方寺院為了防止蟲蛀經書，定期舉行曬經會，邀請居士們來寺院翻曬經書。這些都是以往的研究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筆者通過十二年走訪寺院、圖書館、博物館拍攝的照片，對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波蘭亞蓋隆大學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進行初步分析。冀望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的學者關心並參與對大藏經的研究。

**關鍵詞：**《永樂北藏》、題記、牌記、慈隆寺、郝氏



# The *Yongle Northern Canon*: Its Colophons and Inscriptions

LONG, Da-r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West

## Abstract

The engraving of the *Yongle Northern Canon* was initiated by Emperor Chengzu 明成祖 (r.1402-1424) in Beijing in 1419. It was not until 1440 that the project was completed with a total of 636 cases. 41 cases were adde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Emperor Shenzong 明神宗 (r. 1573-1620), totaling 677 cases with 6771 volumes.

Most of the prints were destroyed in the past five centuries due to natural disasters and social havocs. According to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a group of curators of major libraries in China in the 1980s, a mere 30 sets of the *Yongle Northern Canon* were extant in various libraries, museums and temples. Many of them are fragmentary.

I started to examine the edition of the canon kept in Princeton University's East Asian Library in 2009. As I found new materials which scholars had heretofore neglected, I proceeded to do research in the other libraries and temples where a set of *Yongle Northern Canon* is kept. I have traveled far and wide to libraries, museums and temples in China, the US and Poland, examining the extant copies. The more sets of the canon I examined, the more I realized that each edition may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mperial decrees, colophons by the royal family members, seals, donators, and readers, and even front and back covers.

When the emperor donated an edition of the canon to a temple, it was the temple abbots' responsibility to build a library to house the canon. A stele would be erected in memory of the event. As the canon was the treasure of the temple, monks would take measures to prevent damage by bookworm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bbots usually invited lay devotees to assist with sunning the canon in order to drive away bookworms. These matters have generally gone unnoticed by scholars.

In the past twelve years, I have taken thousands of photos of the *Yongle Northern Canon* in temples, libraries and museums. I have mad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opies kept i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library, Chongqing City Library and the library of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in Poland. Additionally, I have analyzed the colophons of the canons kept in various libraries and templ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udimentary work will catalyze interest and further study of the Buddhist canon.

**Keywords:** *Yongle Northern Canon*, colophons, inscriptions in the steles,  
Cilong Temple, Lady Hao

## 一、《永樂北藏》介紹

《永樂北藏》於明永樂十七年（1419）開始在北京校勘藏經，至正統五年（1440）完成，前後歷時二十一年。<sup>1</sup> 全藏 636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石」字，1621部，6361卷，朝廷曾大批刷印分賜全國各大寺院。後來在明萬曆年間（1573-1620）又續刻41函410卷，補入藏中，千字文編次自「鉅」至「史」。如此一來，《永樂北藏》總計677函，6771卷。《永樂北藏》的裝幀及版式由永樂皇帝（明成祖，在位於1402-1424年）親自欽定，加大了字體和版心，每版25行，5個半頁，每半頁5行，每行17字。《永樂北藏》高為37.5公分，寬為12.4公分，「天」為6公分，「地」為4公分，框高27.5公分。<sup>2</sup> 字體採用了明朝廷通用的「臺閣體」，充分顯示出皇家氣派。<sup>3</sup> 也因此，初刻本和續刻

||

※ 收稿日期 109.8.30，通過審稿日期 110.4.9。

<sup>1</sup> 呂澂先生（1896-1989）認為，《永樂北藏》大概始於1421年，1440年完工。見呂澂，《佛典泛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25年，頁31。

<sup>2</sup> 這個尺寸是筆者根據甘肅張掖大佛寺的仿真本測量的。框高和寬度應該基本上是相同的。不過筆者曾在波蘭看到的一套《永樂北藏》明顯地比另外兩套的高度要少一公分。

<sup>3</sup> 臺閣體，書體的一種，在明代稱為「臺閣體」，清代則稱為「館閣體」。承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李際寧先生告知，謹致謝意。臺閣，本指尚書（係古代輔佐皇帝處理政務之官）。因尚書臺在宮廷建築之內，故有此稱，後引申為官府之代稱。臺閣體書法風貌的創立人為沈度（1357-1434），字民則，號自樂，明代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據史料記載，沈度性敦實，少力學，博經史。明洪武年間舉文學不就，永樂二年（1404）四十八歲時以精書而被明成祖朱棣召入翰林院，任侍講學士（係明代翰林院掌講經史的從五品官職）。他擅隸書、行書，尤精楷書，端雅正宜，一片廟堂氣象。童瑋先生等學者敘述《永樂北藏》的字體時認為是趙體。沈度其人有傳，參見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文苑列傳·沈度〉，《明史》卷286，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7339；並見童瑋，《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5。

本的工作都是在皇家內府完成的。明代宦官劉若愚（1584-？）所著《酌中志》，記載了《永樂北藏》使用的紙張和其他原材料的情況：

佛經一藏 計六百七十八函，十八萬八十二葉。共用白連四紙四萬五千二十三張，藍絹二百五十三匹七尺四寸，黃絹廿六匹二丈四尺一寸（已上每匹長三丈二尺），黃毛邊紙五百七十張，藍毛邊紙四千九百十二張，黃連四紙三百四十七張，白戶油紙一萬八千九十五張，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兩，白麪一千二百二十五斤，白礬四十五斤。<sup>4</sup>

2010 年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等合力編纂、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記載了調查當時國內外《永樂北藏》的收藏情況。<sup>5</sup> 筆者按圖索驥，大致去過這些圖書館和寺院做調研。調研所得到的北藏現況如下表所示：

館藏地	調查現況簡記	調研時間
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北京廣濟寺）	有兩套。一套是萬曆年間印本，賜護國寺，有太監馮保出資刷印的題記。 <sup>6</sup> （參附圖一、附圖二）	2011 年 7 月 12 日。

<sup>4</sup> 見明·劉若愚，《酌中志》卷 18，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161。

<sup>5</sup> 參見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北京和上海：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2953-2954。在此之前，199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該目錄所調查的藏書單位漏遺了浙江省圖書館、陝西洋縣博物館、甘肅張掖博物館、武威博物館等。最初編目時為 1980 年代，一些圖書館對佛經的編目認識不足，未能將佛教經典編入目錄。參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074-1100。

<sup>6</sup> 馮保生卒不詳，別字雙林，據載曾於萬曆元年到十年（1573-1582）間受命參與皇家在北京興建萬壽、仁壽、承恩與雙林等寺的工程。其人事蹟見許道齡，《北平廟宇通檢》，北京：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鉛印本，1936 年，頁 35、66、80、169；清·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卷 97，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620；中央研究院「人物傳記資料庫」，<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ID=17&SECU=1383061560&PAGE2nd&VIEWREC=sncacFtpqf:39@{@775236213>，2021/10/25。

	另一套是清印本，金黃色錦緞護板，全，第三函封頁上的《千字文》「玄」字替換成「元」字，係避康熙皇帝玄燁的諱。	
北京法源寺	存放在北京廣濟寺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	2011年7月11-12日。
北京廣化寺	全，根據扉頁畫看，應該是後期印本。封頁與廣濟寺清印本相同。	2011年7月20日。
北京雲居寺	萬曆年間印本，有兩套，一套由太監盧受等捐資刷印；另一套係房山上方寺藏。 <sup>7</sup> 文革中上交，後來上方寺不存，移交雲居寺保管，無目錄（參見附圖三）。	2011年7月15日。
天津圖書館	萬曆年間印本，不全。	2011年7月；2016年7月。
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	曾去調研，但不讓看，不詳。	2012年6月29日。
甘肅張掖 甘州博物館	正統五年初印本，基本全，未編目。	2012年6月；2017年12月24日。
甘肅武威博物館	萬曆年間印本，有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印章，基本全，正在編目（參見附圖四、附圖五）。有北京西郊香山碧雲寺的印章。2017年7月13日訪香山碧雲寺，據文管處負責人高雲昆先生說，他們有零本。	2017年12月。
山東省圖書館	萬曆二十年印本，存5386卷，有目錄，可在線查閱。	2011年7月19日。
浙江省圖書館	萬曆印本，約5000多卷，護板錦緞非常漂亮，少量存於浙江金華蘭溪博物館和蘭溪棲真寺，據	2012年7月5日。

1

<sup>7</sup> 盧受生卒不詳，其人事蹟可見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卷235，〈王德完列傳〉，頁6133；卷236，〈湯兆京列傳〉，頁6147。

	載為明萬曆大學士趙志皋（1524?-1601）請陳太后下賜。 <sup>8</sup> 館本缺四百餘冊，書品若新。此書函套、封頁以數百種顏色不同、花紋各異的織錦裝幀，豪華精絕。 <sup>9</sup>	
安徽九華山文管處	萬曆二十七年印本，667函，6771卷，有明神宗敕諭，十分珍貴。存有題記：「大明萬曆十二年七月吉旦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印造。」（參見附圖六、附圖七）	2011年7月23日。
寧德縣萬壽禪寺	萬曆印本，蓋有「廣運之寶」的印章的明神宗敕令，具體存本不詳，有目錄，係抄本。	2012年7月9日。
福建福州湧泉寺	未能看到原本，但裝大藏經的櫃子上的題記為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副都通王應虎運入寺，應為清初重修本。	2013年7月。
河南新鄉圖書館	萬曆印本，有印本目錄。木箱裝存。	2012年6月21日。
洛陽白馬寺	不詳，曾去參訪，回答是否定的。	2019年8月。
重慶圖書館	清康熙四十五年重修本，「玄」字避諱，存7185卷，共719函，混入清《龍藏》本，有目錄4卷，全。 <sup>10</sup> （參見附圖八、附圖九、附圖十、附圖十一、附圖十二、附圖十三、附圖十四）	2009年和2013年8月5日。

## I

<sup>8</sup> 清·秦簣等修纂，《光緒蘭溪縣志·寺觀》卷3，見中國地方志集成編輯工作委員會編《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5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年，頁678。趙志皋其人事蹟可參見中央研究院「人物傳記資料庫」，<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ID=22&SECU=425016103&PAGE=2nd&VIEWREC=sncacFtpqf:43@@@1901651492,2021/10/25>。

<sup>9</sup> 林祖藻主編，《浙江圖書館館藏珍品圖錄》，杭州：西泠印社，2000年，頁37。

<sup>10</sup> 重慶市圖書館的《永樂北藏》係康熙四十五年（1706）三月十八日重修。二十世紀20年代前江蘇總督程德全將軍（1860-1930）在北京購買時，凡有缺本則用《龍藏》本補。最後又按《龍藏》，增加了部分著作，因此目錄有四卷。而《永樂北藏》目錄只有三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	存 4 卷《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5 末有題記： 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月十五日印造《華嚴經》 摩訶菴諷誦，司設監太監趙政發心。 <sup>11</sup>	
------------------	---	--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調查有限，2010 年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也遺漏了下列圖書館：

1. 普林斯頓大學大學東亞圖書館，現存有 736 部，3980 卷，共 3741 冊，395 函。屈萬里先生編有目錄。調研時間：2009 年 5 月和 2013 年 6 月。（參見附圖十五至附圖十八、附圖三十四至附圖四十二）
2. 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全。萬曆印本，由奏事牌子李秀女捐資刷印，多處有粘紙條，上寫「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sup>12</sup> 以覆蓋「大明正統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用「御製唐三藏經」的紙條蓋住護板上的經名。部分經卷一分為二，湊成 7200 冊。調查時間：2011 年 5 月至 6 月。（參見附圖二十二至附圖二十五）
3. 波蘭亞蓋隆大學圖書館，係德國人龐德（Eugen Pander, 1842-1895）於 1880 年在北京雍和宮獲得。運到德國後收藏在德國國家圖書館。二戰末期德國人疏散至一城堡。二戰後城堡所在地

## II

<sup>11</sup>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237。承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告知，謹致謝忱。趙政（1494-1556），字廷治，號德齋，順天府武清縣人，嘉靖時期司設監太監。嘉靖二十五年（1546），趙政在宛平縣香山鄉（今北京阜成門外海淀區八里莊）建摩訶庵。見清·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卷 97，頁 1613-1615；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臺北：如聞出版社，2001 年，頁 80。

<sup>12</sup> 「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有什麼意義？迄今尚未查到任何資料。盼有識者告知為幸。

區劃歸波蘭。約五千多冊。有三種《永樂北藏》的印本。德國人 Alfred Forke (1867-1944) 在二十世紀初期曾編寫了目錄。亞蓋隆圖書館的《永樂北藏》仍處於打包狀態，沒有按目錄排放，也沒有目錄，有必要新編。<sup>13</sup> 調查時間：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6 月。(參見附圖二十六、附圖二十七、附圖三十三)

4. 陝西省洋縣博物館，大約有三千五百冊。<sup>14</sup> 調查時間：2010 年 7 月 15 日。(參見附圖二十八、附圖二十九)
5. 上海圖書館，約一千七百零八冊，有目錄，編寫於 1972 年 11 月 30 日。藍色護板。調研時間：2012 年 7 月 11 日，2013 年 7 月。(參見附圖十九)
6. 遼寧省圖書館，二十七冊。此二十七冊與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屬於同一套印本。調研時間：2016 年 8 月 2 日。(參見附圖三十、附圖三十一)
7. 西安廣仁寺，大約有六千多冊，大概是清初的重修本，不詳。調查時間：2019 年 6 月。
8. 四川省宜賓博物院，約一千七百冊，萬曆年間印本，正在修復中。調研時間：2018 年 3 月 21 日。
9. 青海省圖書館，數目不詳，根據青海省圖書館介紹有五十冊。調研時間：2019 年 5 月 30 日。

■

<sup>13</sup> 見龍達瑞，〈波蘭亞蓋隆大學藏萬曆版《甘珠爾》〉，《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 年第 1 期，頁 88-93。

<sup>14</sup> 王雪梅，〈傳說與事實：陝西洋縣文博館藏明代大藏經敕賜因緣考〉，吳佩林、蔡東洲編《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49-55。

10. 山西省隰縣千佛寺，據黨寶海教授調查，有 676 函，6752 卷，係地方老百姓集資請經。<sup>15</sup> 調研時間：2012 年 6 月。

此外，據聞，張家口圖書館、瀋陽慈恩寺、南京棲霞寺等地近年也發現了《永樂北藏》，俄羅斯也有一套《永樂北藏》。<sup>16</sup>

2009 年五月，筆者開始對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進行研究，同年開始查看重慶圖書館的《永樂北藏》，2010 年到陝西洋縣博物館做調查。發現每部《永樂北藏》均有其特色，如捐資人題記、讀者題記、印章、扉頁畫、護板的絲綢等都有細微差別。於是以前 199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和 2010 年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提供的藏書單位為指南，通過北京學者黃夏年先生和李際寧先生的介紹，<sup>17</sup> 到中國各地寺院、圖書館和博物館做調查，又往返於波蘭、美國大學等地，十多年來，收集了大量資料，積累了數萬張照片。由於中國國內明清時期刊印的大藏經都被列為善本或珍貴文物，兼之許多收藏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提供查閱的時間有限，多則一天，少則兩三小時。筆者只能本著「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的原則，盡可能利用能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相對而言，海外大學圖書館查閱《永樂北藏》的條件更為寬鬆，因此筆者能夠拍攝更多的照片進行對比，故筆者更多地選擇了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和波蘭亞蓋隆大學圖書館的藏品。本文就十多年調查發現的一些有特色題記做初步介紹，同時也希望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學者關注佛

## ■

<sup>15</sup> 黨寶海，〈山西隰縣千佛庵明清佛典調查記：以明代萬曆北藏為中心〉，《北大禪學》3，<http://www.sxfj.org/html/5557/5557.html>，2021/2/22。

<sup>16</sup> 林世田，〈知行合一，俄羅斯訪學記〉，《文津流觴》35，2012 年，頁 59。  
<https://wenku.baidu.com/view/40aa5532f111f18583d05a1d.html>，2021/11/20。

<sup>17</sup> 謹向李際寧先生和黃夏年先生表示衷心的謝意，沒有他們的幫忙，考察《永樂北藏》原本的工作無法進行。

教大藏經的研究。

## 二、《永樂北藏》的題記與皇家的關係

《永樂北藏》是木刻印本，刊刻的經文內容原則上是相同的。但每一印本，可能因其捐資人、寺院、時間等因素，在序文或是題記等處出現差異。

北京房山雲居寺存有《永樂北藏》，其中多冊經卷末尾有施經牌記，牌內刻有如下五行題記：（參見附圖三）

欽差提督東廠官校辦事總提督南海子司禮監

管監事太監盧受，謹發虔誠，捐資印造

法寶大藏。惟冀證

般若之慈航，登菩提之覺岸。謹題。

萬曆癸丑年（1612）佛成道日記<sup>18</sup>

北京廣濟寺中國佛教文化圖書館藏有兩套《永樂北藏》，其中一套是太監馮保捐資刷印贈給北京護國寺的。施經牌有三行題記：（參見附圖一）

大明萬曆十年（1582）孟春吉日

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司禮監掌監事

兼掌御用監印太監馮保發心印施

另外，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也珍藏了一套完整的《永樂北藏》，每一函的

■

<sup>18</sup>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頁462。

最後一冊也有施經牌，其題記有七行：(參見附圖二十二)

奉  
佛信心弟子  
內宮奏事牌子李秀女謹發誠心，喜捨資財，印造  
佛大藏經流行於世，仗此功德良因，願生  
西方極樂世界上上品，蓮華化生，面見  
彌陀，親蒙授記，普願法界含靈同緣種智。  
大明萬曆十二年（1584）四月<sup>19</sup>

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典藏的《永樂北藏》保存得非常好，部分函套也是原裝的。沒有查到明神宗的敕諭，也沒有看到李太后的章印。函套的圖案與藏經某一冊的封面或封底的圖案相似，大概都是用的同一種錦緞。筆者注意到芝加哥大學的藏本幾乎每一冊的題簽都被貼了一張寫有「御製唐三藏經」的紙條，紙條下隱隱約約能看到經名，顯然被人有意覆蓋了，只有極個別例外，就是修補人「錯誤」地將紙條貼在了背面，所以偶爾可看到經名。例如，第一冊的御牌上的「萬曆十二年四月」也被貼了一張紙條「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參見附圖二十三)

大概主人花了相當大的精力，將前朝的記錄抹掉。此時《乾隆大藏經》的經板已經雕刻完畢，並流行於世。為了使這部大藏經看起來像《乾隆大藏經》，修補人想方設法，不惜將這部《永樂北藏》後部分經冊一冊拆為兩冊，湊數拼為七百餘函，力圖造成與《乾隆大藏經》的 724 函

¶

<sup>19</sup> 前幾函的末冊的題記的日期被一小紙條貼住，小紙條上有「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的題記，估計也是清代文字獄的影響。讀書期間，承蒙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周原館長提供方便，謹此致謝。

相似的印象。<sup>20</sup> 天津農學院趙宇先生給筆者提供了《大清龍藏重刻彙記》的最後一頁上的時間，<sup>21</sup> 對照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的《永樂北藏》的題記，參考了筆者於 2012 年在上海圖書館拍攝的《永樂北藏》（參見附圖十九），發現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序二的落款日期「大明正統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被一張紙條覆蓋，紙條上將日期改為「大清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工竣」。<sup>22</sup>（參見附圖二十三，右圖）此日期與《大清龍藏重刻彙記》的最後一頁上記載的時間完全一樣。<sup>23</sup>（參見附圖二十一）貼條的人顯然知道《乾隆大藏經》竣工於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貼上「大清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工竣」的字條顯然是為了掩人耳目，力圖給人這部明版《永樂北藏》係清《乾隆大藏經》的印象，尤其是經名的簽條全部改為「御製唐三藏經」，而歷史上根本沒有刊刻所謂「御製唐三藏經」的任何記載。（參見附圖二十五）可以肯定，這是乾隆時期的文字獄的恐怖，使得僧人不得不採取措施保護明版大藏經的權宜之計。

陝西省洋縣博物館存有一套不全的《永樂北藏》，有一個牌記：（參見附圖二十九，右圖）

<sup>20</sup> 由於修補人拆一冊為二，只好將原冊的背面作新冊的封面，而背面則用一種有大花圖案的布料做封底，與原來的錦綬不相匹配，布料的顏色頗為鮮豔。（參見圖二十七）

<sup>21</sup> 謹向趙宇先生致以誠摯的感謝。

<sup>22</sup> 這裏提供的是上海圖書館原本照片。另外可參見《永樂北藏》冊 1，北京：線裝書局，2000 年，頁 7-8。需要說明的是，線裝書局的重印本的底本係故宮博物院的本子，有損壞。損壞部分用清《龍藏》補。故「弘」字缺筆。顯然是避乾隆皇帝的諱。其他仍照原本的時間「正統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sup>23</sup> 《大清重刻龍藏彙記》，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分冊目錄經名作者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 年，頁 170。

奉

御前內奏事牌子信心弟子徐伸女謹發誠心，印造五大部經並諸品  
經呪施送

終南山智果寺，永遠供養、看誦然頌；

身心康泰、福壽延洪，其餘不盡功德

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萬曆十五年季春月 日印施

這一題記是貼在《華嚴經》後面的，這部《華嚴經》很可能不是《永樂北藏》原裝本的，而是後來補放在大藏經的。

甘肅武威博物館珍藏有一套《永樂北藏》，每函第十冊卷末的題記為：「大明萬曆四年二月吉旦慈聖皇太后印造。」御牌上有下列祝願：「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參見附圖五，右圖）上面這十六字的祝願可在《永樂南藏》每一函的第一冊的扉頁畫左側的御牌和以及鐘銘文上看到。

根據波蘭亞蓋隆大學圖書館藏本題記：（參見附圖三十三）

護國萬壽寺奉教掌壇弟子王忠

欽奉

聖旨司禮監經廠印造

佛大藏尊經一藏 敬侍恭勤夫人郝氏謹發誠心伏願

皇帝萬歲萬萬歲

皇圖永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sup>24</sup>

護國萬壽寺永遠安供

大明萬曆歲次 壬辰年（1592）六月吉日

碰巧 2015 年 11 月 23 日在東京舉行第二屆古典籍古美術拍賣會，未冊的牌記與波蘭亞蓋隆大學圖書館藏本的題記完全相同。它們原藏在北京海淀區的護國萬壽寺。<sup>25</sup>

那麼郝氏是誰？郝氏的名字可在《明神宗實錄》卷四中找到：「封宮人李氏彭氏郝氏王氏侯氏韋氏為恭侍勤侍敬侍誠侍肅侍慎侍俱夫人並給誥服。」<sup>26</sup>

筆者在北京西山八大處公園的香界寺發現了一口鐘。此鐘為萬曆甲午年（1594）戊辰月吉日造。此鐘大概是為淨土寺的僧眾倡議鑄造的。造鐘的時間 1594 年和刷印《永樂北藏》的時間 1592 年很接近。它原在淨土寺。查淨土寺位於北京金臺坊。在安定門附近。<sup>27</sup>

■

<sup>24</sup> 這兩行祈願在《永樂南藏》的扉頁畫的御牌裡時常見到。說明鑄鐘人和刻經人都須刻上這類文字。

<sup>25</sup> [http://pmgs.kongfz.com/detail/206\\_653149/](http://pmgs.kongfz.com/detail/206_653149/) , 2021/2/20。據拍賣說明之內文，此件為明萬曆二十年(1592)內府司禮監經廠刻印《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 202、203、204、206、208、210，共 6 卷，材質為白棉紙、綾面，經摺裝，版面 13W35 公分，售價人民幣 6000 元起。所用白棉紙紙色瑩潔，行格疏朗，字大如錢，墨蹟清晰。開本宏闊，綾面封裝。第 210 卷末有版畫韋馱像，以陽刻為主，雕風豪邁，或拙如畫沙，或細如擘髮。龍牌上標明刊版年代，敘其刊刻經過極詳。……司禮監刻本即官刻「內府本」，因在內府有司禮監掌握的經廠，所刻書世稱「經廠本」。司禮監經廠主要承印由皇帝批準印刷的各種書籍，而其「佛藏」選用上品紙墨，行格疏朗，版面寬大，強調朝廷威儀，尚為世人所重。

<sup>26</su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神宗實錄》卷 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頁 138。

<sup>27</sup> 彭興林，《北京佛寺遺跡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頁 36。

鐘上的銘文有下列文字：(參見附圖三十二)

大明正宮嬪嬪王氏

大明永寧公主<sup>28</sup>

皇貴妃鄭嬪嬪<sup>29</sup> 德妃許氏

順妃常氏 慎嬪魏氏<sup>30</sup>

敬嬪邵氏 和嬪榮氏

端嬪周氏 皇太子

大李嬪嬪李氏 二李嬪嬪李氏

信心弟子王明等

皇太子，長公主，□尊夫人

皇親劉應節<sup>31</sup> 夫人馬氏

內宮信女吉英□李□園 李恭女

田棟女 張義女 劉愛松 郝氏

■

<sup>28</sup> 永寧公主為穆宗六女，在《明史》有記載。見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卷 121，〈公主列傳〉，頁 3675。

<sup>29</sup> 即鄭貴妃。其事蹟記載參見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后妃列傳〉，《明史》卷 114，頁 3537-3539；並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物傳記資料庫」<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ID=18&SECU=1832964553&PAGE=2nd&VIEWREC=sncacFtpqf:33@@@1845808606>, 2021/2/22。

<sup>30</sup> 幾處記作「韋」。

<sup>31</sup> 劉昭妃的父親是劉應節。據《明神宗實錄》其於乙丑年，即萬曆十年（1582）晉升為昭妃，父劉應節時任指揮僉事。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神宗實錄》卷 122，頁 2277。

大鐘銘文的最後一個「郝氏」是不是波蘭亞蓋隆大學珍藏的《永樂北藏》題記中的「郝氏」呢？郝氏的頭銜是「敬侍恭勤夫人」，筆者猜想可能是。另外，據陳玉女所著《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寺》介紹，郝氏的名字出現在「贊助千佛寺營建之女性信眾」名單之中，其中包含「右侍夫人徐氏、勤侍夫人彭氏、慎侍夫人韋氏、夫人郝氏、夫人成氏」。<sup>32</sup> 時為萬曆九年（1581）。

上述《永樂北藏》題記的捐資人都與皇家有密切的聯繫。從他們熱心捐資刻印大藏經的情況可以看出大藏經的刊刻與朝廷的關係。

### 三、普林斯頓大學和遼寧省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的題記

2009 年，筆者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獎學金開始做《永樂北藏》的調查。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珍藏有《永樂北藏》附續藏存 736 種，3980 卷，3741 冊，395 函。據屈萬里先生的目錄記載如下：

明成祖敕編。

明永樂十八年（1420）至正統五年（1440）內府刊梵夾本。五行十七字。是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前，有萬曆間皇帝勅諭，御製新刊續入藏經序、御製聖母印施佛藏經序，及申時行等聖母印施佛藏經讚。<sup>33</sup> 據施印佛藏經序，知北藏繕始於永樂庚子（十八年，1420），梓成於正統庚申（五年，1440）；續藏乃萬曆十二年（1584）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所命

■

<sup>32</sup> 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寺》，頁 119。

<sup>33</sup> 申時行（1535-1614），字汝默，號瑤泉，明朝中南直隸蘇州府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殿試第一名，獲狀元。歷任翰林院修撰、禮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首輔、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萬曆十一年（1583）到萬曆十九年（1591）在位。相關資料參見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列傳》卷 218，頁 5747-5750，並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人物傳記 資 料 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ttsquery?0:0:mctauac:NO%3DNO013659>，2021/2/22。

刻。此本則皇太后合正續藏而彙印者也。皇帝敕諭及御製序末，均鈐「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寶」方璽。按：北藏計一千六百十五種，續藏凡四十一種，都凡一千六百五十六種；此本存七百三十六種，三千九百八十卷。本館別有存缺卷數細目，此不具列。<sup>34</sup>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的《永樂北藏》本有不少駙馬萬煒（?-1644）的題記和印章。如附圖十六（左圖）所示：

天啟乙丑五月少傅兼太子太傅駙馬都尉萬煒薰沐拜閱

「萬煒之印」「太傅之章」

這些題記，基本上是天啟（1621-1627）和崇禎（1628-1644）年間題寫的，諸如上引附圖十六「天啟乙丑（1625）某月某日少傅兼太子太傅都尉萬煒薰沐拜讀」。末鈐有「萬煒之印」，「太傅之章」的印記。到了崇禎時期，萬煒的題記逐漸減少，甚至很少用「太傅之章」了，題記中也不稱自己為「太子太傅」，只稱「太傅」，到後來，改用一枚印章「瞻翮」，甚至其「萬煒之印」也更換了。<sup>35</sup>（參見附圖十六，附圖三十）

另外，也有僧人為皇室成員祈福的題記。第一組第一條題記抄在《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背面，千字文號「鱗」。全文抄錄如下：（參見附圖三十四）

茲以披閱

般若功德，上祝

大明恭妃王氏身躬康泰，慧命增崇，災除障盡，恆常吉慶。

大明皇長太子洪福安靜，國祚永久，身心恬怡，萬安如意。

■

<sup>34</sup> 屈萬里，《屈萬里全集：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389-390。

<sup>35</sup> 此印章很難讀，承蒙樂山師範學院王斌教授幫忙解讀，謹致謝意。

龍飛萬曆，歲在屠維大淵獻年<sup>36</sup> 林鍾月<sup>37</sup> 莫生日 與  
座元<sup>38</sup> 老師誠為後表記之矣。

後學如元拙筆授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六百卷有一條題記，也有類似的內容：（參見附圖三十五）

以此看念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以此功德，上祝

大明宮妃王氏身躬康泰，壽命延弘。

大明皇長太子，洪福萬安，吉祥如意。

大明萬曆二十七年種<sup>39</sup> 閱之矣

這裡兩條題記都祈禱恭妃王氏「身躬康泰」，祝皇太子「洪福萬安」。看來寫後一條題記的人水平不高，王恭妃的號「恭妃」寫成了「宮妃」，

■

<sup>36</sup> 《爾雅》以「大歲……在己曰屠維……在亥曰大淵獻……」是為傳統紀年的表達方式之一，參見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釋天〉，《爾雅注疏》卷 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87。特別感謝南開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何孝榮教授幫忙解釋「屠維大淵獻年」，時為萬曆己亥年，即 1599 年。

<sup>37</sup> 「林鍾月」即為六月，參見唐·房玄齡等撰，〈律曆志〉，《晉書》卷 16，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頁 486。

<sup>38</sup> 即禪寺首座，據《百丈清規證義記》卷 1：「清規名目。有古今不同者，如古稱頭首，今名首座，或號座元。」參《百丈清規證義記》，CBETA, X63, no. 1244, p. 378, c11-12。

<sup>39</sup> 此字字跡不清，辨認有一定困難，綜合了若干朋友的意見，似乎為「夏」，也有意見為「憂」。作者猜想性通想說「仲夏」。這位性通法師寫錯的可能性較大。承蒙四川博物院張凱先生、四川大學彭華（印川）教授、山東師範大學譚潔教授、樂山師範學院王斌教授等惠予指教，一併在此致謝。

這是不應該犯的常識性的錯誤。<sup>40</sup>

萬曆二十七年（1599），正是明神宗搖擺不定，想立寵妃鄭貴妃生的兒子作太子。宮中上下一片譁然，朝中大臣一片反對聲。不知名的小人物也在大藏經上記下了他們對王恭妃和皇長子的擔憂和祝福。

以上的題記都寫於萬曆二十七年，與皇太子朱常洛（1582-1620，1620年即位，號光宗）和他的母親王恭妃有關。王恭妃是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身邊的一個侍女。明神宗偶然臨幸過她後，她懷上了朱常洛。但明神宗既不喜歡王恭妃，也不喜歡常洛。神宗寵愛鄭貴妃，企圖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由於宮廷大臣們的堅決反對，明神宗對立太子的問題，採取拖延的策略。圍繞皇太子的冊立問題，大臣們與皇帝爭論了十五年，期間發生很多事情。<sup>41</sup> 國本之爭是萬曆一朝最激烈複雜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輔四人，部級官員十餘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配、梃杖。鬥爭之激烈可見一斑。

一直到萬曆二十二年（1593）二月，明神宗才在大臣們一再的請求下允許已經十四歲的皇長子讀書，而且沒過多久就長期輟讀，險些讓他成為文盲。<sup>42</sup>

第二組題記寫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百卷末，撰寫於康熙辛亥年（1671），內容如下：（參見附圖三十七，左圖）

||

<sup>40</sup> 王恭妃生年不詳，亡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在光宗繼位後封為皇太后，參見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后妃列傳》卷 114，頁 3537。

<sup>41</sup>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光宗本紀》，頁 293-294。另見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爭國本》卷 67，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1061-1076。

<sup>42</sup>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王錫爵傳》卷 218，頁 5751-5754；卷 240〈葉向高傳〉，頁 6232。另見清·龍文彬，《明會要》卷 14，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頁 231-232。

康熙辛亥仲冬望日，閱完此大般若尊經。金臺沙門行端謹誌。

此頁的背面，行端又寫了若干字：（參見附圖三十七，右圖）

金臺沙門行端於康熙辛亥十一月十七日閱完此大般若尊經第四百卷。行端百拜謹誌。

誰是行端？他在什麼寺院讀這部大藏經，是瞭解這部大藏經來歷的重要線索。題記中的「金臺」指北京，但到底是哪一家寺院呢？如果能找到行端所在的寺院，大概就能解普林斯頓大學的《永樂北藏》來源之謎。普林斯頓大學藏有美國前駐華使館武官義理壽（Irvin Gillis, 1875-1948，胡適先生譯為吉利士）和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John MacMurray, 1881-1960）的通信原件，在信中義理壽明確無誤地提到，他曾經在馬克謨公使租過住房的西山八大處的「大悲寺」購買過一部《磧砂藏》。<sup>43</sup> 但是《永樂北藏》是從何人或何寺院購得的，卻語焉不詳。（參見附圖四十二）

行端的另一條題記寫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六末，題記內容如下：（參見附圖三十六）

<sup>43</sup> 義理壽係海軍中校，在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擔任武官。後來辭去武官職務，專為加拿大商人葛思德先生購買中國古籍。義理壽娶了一位滿族貴族女子趙玉彬為妻，逐步成為一名相當專業的版本目錄學家。他具有商人的眼光，不與中日書商競爭購買價格昂貴的宋版書籍，而是把資金用在購買明版書。從這封義理壽給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的信來看，他大概是在 1926 年至 1927 年之間在北京西山大悲寺購買的《磧砂藏》。參見胡適，〈記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的葛思德東方書庫藏的「磧砂藏經」原本〉，張曼濤主編《大藏經研究彙編》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頁 281-290。義理壽與馬克謨往來之書信收藏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特藏部，義理壽致信馬克謨公使，提及他幾年前曾在大悲寺購買一個「數量很大的佛經」，參見附圖。

金臺沙門行立薰沐看閱

大般若尊經，始於康熙辛亥（1671）仲秋一日，看至壬子（1672）仲春廿五日辛丑圓滿。

伏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

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設墮異類，為鶴為鹿，不食生命。

于世為瑞為祥，利樂有情，同圓種智。慟筆謹誌。

看來這位行立和行端大概都在一所寺院。兩人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閱讀大藏經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三「巨」字函末夾了一張字條，上書「巨字函經傷壞，不與地藏庵，毀壞以舊有記之。」（參見附圖三十八）

另外，一位女士因病閱讀大藏經，後來病情好轉。她最初把自己的感受寫在一張紫色的紙條上，後來就刻印在紫色的紙條上了。（參附圖三十九）筆者於 2016 年 8 月 2 日來到遼寧省圖書館，承蒙古籍部老主任韓錫鐸先生和現任主任劉冰先生好意，他們展示了遼寧省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共二十七冊。<sup>44</sup>

遼寧省圖書館館藏的二十七冊《永樂北藏》來自日佔時期的奉天國立圖書館。至於奉天國立圖書館怎麼收集到的《永樂北藏》卻沒有留下相關的記載。

遼寧省圖書館的《佛說佛名經》卷末貼的紫紅色小條：「敕賜護國慈隆寺」。（參附圖三十一）承蒙南開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何孝榮教授幫

1

<sup>44</sup> 筆者向韓錫鐸先生和劉冰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忙，他應用電子數據庫檢索了數萬種史籍，得以確認此處的慈隆寺即是位於北京鼓樓附近的金臺坊的護國慈隆寺。<sup>45</sup> 金臺坊另有好幾所佛教寺院，包含吉祥寺、法通寺、天壽萬寧寺、淨土寺和慈隆寺。<sup>46</sup> 慈隆寺由宦官高勳、<sup>47</sup> 張進<sup>48</sup> 等人所建，所以又稱「高公庵」，寺院地址位於北京金臺坊。庵內有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朱國祚（1558-1624）所撰〈明敕賜慈隆寺碑記〉云：

……謂功德院者，自唐及宋時或有之。今／聖母皇太后俯鑒素心，特隆正覺，睠茲新構，肇錫嘉名，上祈佑於／皇圖，下潤澤乎黔庶，慈雲徧覆合羣。彙以俱融，慧日照臨，普萬方以胥燭，功濟塵劫，化洽含生。於是乎仰見／聖母皇太后之仁／ 皇恭妃協贊／坤儀鐘祥／ 震位。感／皇恩之隆厚，祈景福於無疆，爰

## I

<sup>45</sup> 寺院名稱中有「護國」二字的寺院很多，僅北京一地就有：護國龍泉慈慧寺、護國關帝廟、護國紫竹禪林和護國德勝庵，又見有敕賜護國金剛慈覺寺。見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頁725、732。此書記載了民國時期北京的寺院於1929年、1936年和1947年的登記情況。時已無「慈隆寺」或「高公庵」的記載。2012年，彭興林撰著的《北京佛寺遺跡考》有「慈隆寺」的記載，見彭興林，《北京佛寺遺跡考》，收入彭興林等編《北京佛教文獻集成：遺跡篇》，第三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頁121。另據許道齡《北平廟宇通檢》之記載，慈隆寺位於北京內城內五區舊鼓樓大街高公庵一號，乃「明萬曆二十二年太監高勳建，賜額曰，『慈隆寺』。俗呼為高公庵。」參見許道齡，《北平廟宇通檢》，頁72。

<sup>46</sup> 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669。

<sup>47</sup> 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頁81。陳玉女所整理之「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佛寺重修建之關係表」中，列有一太監為高勳，御馬監太監，於萬曆二十二年修建慈善寺，呼為「高庵」。時間是同一時期，但「慈善寺」與「慈隆寺」有一字之差。

<sup>48</sup> 張進的名字出現在「贊助千佛寺營建之各衙門太監」表，見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頁114。高勳和張進的名字同時出現在表4-3：「檀越：贊助千佛寺營建之各衙門太監及漢經廠習經太監」，頁115。

捨淨區，聿崇妙力。沙門森列，廈屋雲陰，梵樂法幢，種種具備。於是乎仰見／ 皇恭妃之賢／ 皇長子體／ 皇上論教至意，朝夕視學，寒暑罔間。而又以其吉祥善事歸之／ 君父，於是乎仰見／ 皇長子之孝，一舉而三善備焉，是不可以無紀已。是舉也，始其事者為御馬監太監高勳及諸內臣，之所鳩聚而焚修則古潭和／ 尚也。比古潭還山，而今命僧錄司覺義淨德矣。為淨德者，宜明不染之心，益演無方之教，栖情不二，納正見於三空，授于大千／ 涵群生于八苦，庶几哉不負弘施之意乎？敬申盛美，以佐宏觀。其詞曰：

於惟我／ 皇，統有萬方；治追有虞，仁協陶唐。百姓熙熙，既樂且康；化翔海宇，受祉無疆。峩峩梵宇，翼翼瓊牖；疇其錫名，寔惟／ 聖母。智開羣迷，光燭九有；籍彼佛力，躋茲萬壽。有儼其容，有燁其輝；疇其肇建，厥有／ 賢妃。慶鐘／ 帝子，德洽宮闈；百祿是膺，介福攸歸。主其寺者，是曰淨德；虔奉莊嚴，罔懈罔忒。無退轉法，用精進力；佑我／ 皇明，百千萬億。

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仲冬十一月吉旦 立石<sup>49</sup>

這個高勳是有地位的太監，能請到李太后、王恭妃和皇太子施財建造慈隆寺。前面提到了抄在《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背面如元等僧人的題記，均是為王恭妃和皇太子祈福的，這顯然與王恭妃出資建造這座慈

II

<sup>49</sup> 朱國祚，浙江秀水人，二十五歲中狀元，後任戶部尚書，泰昌元年八月晉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三年致仕。參見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宰輔年表〉，《明史》卷 110，頁 3377-3379。〈明敕賜慈隆寺碑記〉內文目前已可從網路下載，網址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43d010101j97d.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43d010101j97d.html), 2021/2/20。本文錄文根據拓本圖片校改。據載，此碑在北京東城區國興胡同，拓片陽、陰碑身均高 150 公分，寬 90 公分；額均高 29 公分，寬 24 公分，碑陰題「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碑陽題「朱國祚撰，范可正書並篆額，裴進鐫」。拓片見於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58，鄭州：中州出版社，1997 年，頁 61-62。

隆寺有關。很有可能，高勳建造了慈隆寺後，又向太后請了一部《永樂北藏》。由於慈隆寺位於地安門鼓樓的金臺坊，離皇宮不遠，周圍住不少王公貴族，如萬煒這樣有地位的人也光顧寺院，常來讀經，讀經時還留下了印章和題記。另外也可能是萬煒請太后將皇宮的《永樂北藏》下賜給慈隆寺。

2017 年春，筆者曾將拙文寄給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韓書瑞（Susan Naquin）教授。承蒙她的好意，告知筆者 1991 年第一期的《亞洲藝術》（*Arts of Asia*）刊載了一幅李太后贈送給慈隆寺的刺繡。又承蒙西來大學圖書館鼎力支持，通過館際互借借調來了當年的《亞洲藝術》，一看，刺繡真是名不虛傳。由於找不到中文題記，只好將其英文說明抄錄如下：

All affairs of the monastery, big and small, should be administered as of old. The gentlemen should look after the forest and are not permitted to act in a disorderly way.

Our old benefactors, (masters of merit and virtue) the gentlemen Sun, Wang and Qiu, Liu the Official, and Liu the Magistrate, have already delivered provisions of money.

The Empress, the Holy Mother, offers this precious Thousand-Buddha ceremonial robe with a gold ring to the Cilong Buddhist Monastery.

A THOUSAND-BUDDHA CEREMONIAL ROBE

China, Early Ming Dynasty, 14 th-15th Century

3.07 x 1.19 m ( 10 ft 3 in x 310 " )

The embroidery is in a counted stitch technique, with details of the Buddhas done in a satin stitch, and the constellations in couched gold.<sup>50</sup>

¶

<sup>50</sup> 見 A Gift of an Empress, *Arts of Asia*, January-February 1991, pp. 24-25。承普林斯頓大學韓書瑞教授提供信息，謹致謝意。

到了康熙時期，沙門行端和沙門行立差不多同時讀了《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他們的題記都提到金臺。顯然大藏經是放在寺院的。根據記載，慈隆寺位於金臺坊。由於是太監高勳、張進發願修的，慈隆寺也叫高公庵。位於安定門內國興胡同（原高公庵一號），坐北朝南。《日下舊聞考》等文獻皆有記載。<sup>51</sup>《乾隆京城全圖》中繪有此廟。<sup>52</sup>

高公庵所在的金臺坊大概在清朝屬鑲黃旗，明清以來一直稱高公庵胡同。到了清末，王公貴族還能施捨一些錢財。民國初期時成為那氏家廟。估計那時寺院已經隨著王公貴族的衰敗而頽靡，大概在 20 年代，出家人就把《永樂北藏》悄悄地出售給美國人義理壽了。二十世紀 40 年代，高公庵被改為精神病人收養所。據網上介紹，到了二十世紀 50 年代高公庵尚完整，現為安定醫院宿舍，部分殿宇尚存，1947 年到 1965 年，一直沿用舊地名高公庵胡同。1965 年整頓地名時改為「國興胡同」。今存前殿三間、左右兩殿各三間和耳房各一間，後殿和東西配殿。後院在 70 年代拆除改學校和操場。前院現改為民居。<sup>53</sup>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和遼寧省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出於慈隆寺，大致算有了答案。朝廷賜給哪一家寺院的問題早在 2009 年就提出來了，可一直找不到資料來解決這個問題。花八年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似乎花的時間太長了點。要做一點有意義的研究，非要親自去看第一手資料不可。

海外圖書館和博物館收藏了大量中國文物和古籍善本。對此中外學者可以聯合做調查，充分利用這些資源互為補充，弄清楚它們的來歷。

## II

<sup>51</sup> 清·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卷 54，頁 867。

<sup>52</sup> 《乾隆京城全圖》已經電子化並公布於網路，可參見 Digital Silk Road Project，<http://dsr.nii.ac.jp/toyobunko/II-11-D-802/V-2/page/0007.html.en>，2021/11/5。

<sup>53</sup> 北京胡同資訊，參見 <http://wdc.com.cn/m/view.php?aid=306>，2021/2/20。

#### 四、重慶市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

重慶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雖然不及普林斯頓大學藏本裝潢講究，但它十分完整。雖然有缺本，程德全（1860-1930）等人盡力找到清《乾隆大藏經》零本補全。<sup>54</sup> 經過五百年的滄桑，現在很難見到一部完整的《永樂北藏》。它見證了刻版、刷印、主人更替，一直到今天保存在重慶市圖書館，其寶貴價值不言自明。

據陸秦撰寫的第一篇後記，這部大藏經上留有不少題記和印章，如果能將這些題記加以整理，使我們能得到更多的信息，了解滿清王朝貴族的情況，對我們研究清王朝與佛教的關係，無不裨益。

這部藏經的收購者程德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人物。他經歷了滿清和民國。從雲陽縣到東北當上了黑龍江將軍，到民國初期任部長，最後在政治漩渦中他信仰了佛教，甚至出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近代史人物。程德全的人生經歷和著作，見證了中國歷史上變化最為劇烈的清末民初。佛教也經歷了巨大的震蕩。這部《永樂北藏》為我們研究清末民初的佛教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到了清初，《永樂北藏》的經板大概仍能使用。重慶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的第一函第一冊有記載：（參見附圖十）

大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三月十八日重修

從這條題記可以知道，到了康熙年代，《永樂北藏》的經板還在使用。2013 年筆者去福建省福州市湧泉寺的藏經樓參訪時，僅看到若干大木

■

<sup>54</sup> 程德全，字雪樓，號本良。光緒年間歷任知縣、知府、黑龍江將軍、奉天巡撫、江蘇巡撫等。後出家為僧。參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人物傳記資料庫」，<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ID=4&SECU=86632197&PAGE=2nd&VIEWREC=sncacFtpqf:1@@@882779415>，2021/10/5。

櫃，裡面裝有《永樂北藏》，由於住持不在家，寺院知客不敢打開櫃子讓筆者查看《永樂北藏》。但櫃子上有題記：

大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副都統王應虎送入寺

從時間上看可以猜想福州湧泉寺的《永樂北藏》應該是清重修的《永樂北藏》。重慶圖書館的藏本沒有明成祖和明英宗的序言。序言前面在敘述和碩莊親王給雍正皇帝的奏文時曾提到過康熙年間重修《永樂北藏》的事。修板後不久，經板又壞掉了。到了雍正年間，世宗命王公大臣漢蒙滿族僧一百三十餘人，廣集經本，校勘編輯大藏經，於十三年（1735）開刻，至乾隆三年（1738）完成，是為《乾隆大藏經》。這時，清王朝已經有了自己編刻的大藏經，不再需要《永樂北藏》了，於是就有了如下的清朝負責佛教藏經刊刻與印行、經板儲放等管理工作的內務府官員的奏摺記載（乾隆三年十一月）：

初十日內大臣海望謹

奏為請

旨事，據禮部來文內開本年九月二十六日

奏為請

旨事<sup>臣</sup>等伏思藏經已經刊刻，新版將次告竣，其舊藏經板七萬有奇，多模糊殘缺，不堪刷印，似無席堆貯舊庫，應

請

旨交海望收領，此庫內即可容放新刊經版等用具。

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相應知會內務府總管海望遵照派員赴庫領取等因  
前來<sup>臣</sup>隨派員會全武英殿監造書板官員前往查看，得此經板係大

明正統年間所刻，及今三百餘年，木性已過，糟爛者甚多，若推去兩面字跡，只剩五六分，原又兼糟朽實不堪用，是以<sup>臣</sup>查得玻璃廠燒煉玻璃每年辦買木柴十六七萬斤，每萬斤連腳價需銀二十一兩，二年所買木柴及運價約需七百餘兩。此舊經板七萬餘塊，約合共重有三十六七萬斤，依<sup>臣</sup>愚意若將此經板運至玻璃廠潔淨堆放，燒煉玻璃，陸續焚化，可抵二年柴薪之用，如此舊經板得以潔淨焚化，亦可省二年柴價，如蒙

俞允<sup>臣</sup>令玻璃廠官員將經板運至玻璃廠，其應零運價銀一百餘兩，向造辦處支領。是否可行？伏候

諭旨，遵行為此謹

奏請

旨，本日交泰奏事太監王常貴等轉

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sup>55</sup>

## 五、明《永樂北藏》護板的織錦

據筆者十多年來實際調查走訪，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波蘭亞蓋隆大學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北京廣濟寺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圖書館、甘肅武威博物館、張掖大佛寺博物館、山東省圖書館、陝西洋縣博物館等地都珍藏有《永樂北藏》，其用來保護藏經的護板上面所使用的絲織品，是現存的明代絲綢的實物。其中包含

1

<sup>55</sup> 此資料由中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翁連溪先生提供，謹致謝意。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59-260。

包裹在經函外部的絲織品，以及包裹在經書護板上的絲織品，所見花紋種類繁多。其中經函外的絲織品參見附圖四十三，護板之顏色、花紋、質地等，可參見附圖四十四至附圖五十一。無論是花樣圖案，還是色彩，確實不愧是皇家之物。田曉在〈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的歷史背景〉一文指出：

從絲織品的風格來看，許多紋飾和製作工藝延續了唐宋元代的絲織工藝水平，並為清代直至今天的絲織工藝提供了借鑒。從種類來講，可以概括為錦、緞、綾、羅、綢、紗、絹等七種絲織物和夾織了麻、棉、毛等不同質地的織物。從技術上來講，尤其需要我們對錦緞部分進行研究。明代錦緞的妝花技術和織金技術是各種極其豐富而美麗的圖案紋飾的基礎。至於各種花色的不同，色彩的華麗和質量的精美則源於織法的複雜，許多工藝技術和圖案紋飾沿用了前代並結合當時人們的審美意識、審美需求而進一步地改進發展了新的技術。其中可以整理出來的不同品種和不同花色的變化可能接近千種。所以，從錦緞圖案紋飾的處理上可以看出中國人民的生活情趣、豐富的想像力、傳統的愛好習慣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願望。<sup>56</sup>

《永樂北藏》的護板上裱裝的絲綢有不少是雲紋。「祥雲獻瑞」是中國吉祥文化賦予形態多變的雲的象徵意義。雲紋有連雲、朵雲、火焰雲、流雲之分。<sup>57</sup>

上述的《永樂北藏》護板的絲綢裱封實物，是研究明代和唐宋以來絲織物的重要材料。

## ■

<sup>56</sup> 見田曉，〈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的歷史背景〉，楊玲主編《北京藝術博物館藏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年，頁21。

<sup>57</sup> 穆朝娜，〈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的圖案〉，楊玲主編《北京藝術博物館藏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研究》，頁35。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的最後部分出現了把一本經書一分為二的情況，大概是想湊足 710 函，這樣可以看起來與《乾隆大藏經》相似。大藏經的主人把背面的護板當作前護板，因此缺了裱封的絲綢，只好用一種色彩比較鮮艷的棉布替代。（參見附圖四十六）其質地遠不能與原裝的護板的絲綢相比，這是需要說明的。從上述這些例子也可以看出佛教藏經刊印之後，它的使用者或保存者仍有可能會因為各項原因進行藏經內容（包含題記）、乃至裝裱材料或方式的變更改動，這些更動的情況可能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仍有待更多、更細緻的研究。

明《永樂北藏》的絲綢圖案千姿百態，目不暇給，遠非筆者研究的範圍，只能做簡單介紹。

## 六、結論

以上是筆者數年在世界各地搜尋《永樂北藏》時發現的題記。可以肯定，還有不少題記有待於學者們進一步去發現、研究。

《明史》上關於王恭妃的記載很少，普林斯頓大學珍藏的《永樂北藏》的題記至少可以告訴我們，明神宗虐待王恭妃的惡事至少已經傳到了宮外，慈隆寺的出家人也從來寺院閱讀大藏經的皇親國戚耳聞了恭妃和光宗的不幸身世。他們閱讀大藏經時為皇太子及其生母祈禱，留下了寶貴的記錄。

大藏經的題記十分珍貴，它見證了大藏經本身，寺院的歷史，經書的保存，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普林斯頓大學和遼寧省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的題記為我們尋找珍藏大藏經的寺院提供了線索。施經人是李太后和明神宗。閱讀大藏經的有駙馬萬煒和一些不知名的小人物。這些人熟知宮廷內幕。到了清初，閱經人為沙門。他們的題記為尋找寺院提

供了方向，而遼寧省圖書館的題記更證實了《永樂北藏》珍藏的地點。中國經歷了戰亂和內亂，大批文物流失到了海外，這些題記為我們了解文物的歷史提供了依據。重慶圖書館的題記更是提供了民國初年佛教的寶貴資料。

《永樂北藏》是木刻印本，從內容上看，印本應該是相同的。然而當我們深入進去時，才發現書本上的知識遠遠不夠用。研究大藏經實際上是新的探索。從方法上來看，它與歷史學、社會學、地理學、哲學、版本目錄學、銘文學、明宮廷學、絲綢文化等學科緊密結合，研究者需要不斷地調整研究的範圍和方法，以期待更好的研究成果，還原大藏經的本來面目。大藏經的印本在印經廠時的確是相同的。但是一旦到了地方或私人手裏，它就成了寺院的目擊者。它目睹了寺院發生的一切，見證了寺院的繁榮與衰敗。也就是說，我們的研究需要擴展到多學科、多領域的綜合研究，而不是拘泥於一種方法或一種學科的深入研究。

大藏經的研究需要繼續下去，學者們可以做到的研究還很多。各地的寺院、圖書館、博物館都藏有佛教大藏經，關注的地域應該擴展到世界各地，如日本、韓國、美國、波蘭、法國、英國、俄國等珍藏有中國佛教文獻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少課題仍待研究，如刷印大藏經的紙張、墨、包裝的緞綾、書法、印章、捐資人、刻工、刷印大藏經的費用、官賜大藏經對當地文化的影響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全面地了解大藏經。

不少存世的《永樂北藏》在首頁和末頁印有三個朱色的藏文字。<sup>58</sup> 芝加哥大學的藏本上有很多藏文字母。(參見附圖二十四)《永樂北藏》的

## I

<sup>58</sup> 筆者於 2010 年 6 月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學作講演時，一位叫忠恕的藏族同學提出了藏文的問題。筆者不懂藏文，他告訴筆者藏文的意思是「開光」，「功德無量，廣為流通」的意思。

下賜，想來一定是很隆重的，有一定的儀式，是不是請了在京的藏族高僧開光呢？有學者論及明朝與藏傳佛教的關係，卻沒有看到他們對大藏經的論述。要對《永樂北藏》做全面深入的研究，非下大力氣不可。

存世的各種大藏經的情況也需要了解，每一家圖書館、博物館和寺院藏經樓有多少藏本，多少是補本，抄本，有哪些題記，有什麼特色，都需要我們親自做第一手的調查。這個工作就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能完成的。這方面，日本學者走在我們前面。

野澤佳美<sup>59</sup>、張德威<sup>60</sup> 和鄧淑君<sup>61</sup> 對明王朝下賜《永樂北藏》給各地寺院的情況做了詳細的研究。下一步可以做的是一個數據化的電子地圖。電子地圖可以清楚地顯示哪些地區的寺院獲得了皇帝下賜的大藏經，這些寺院與朝廷的關係也是我們研究大藏經時的重要內容。它們還能為我們提供明代佛教的歷史狀況的信息、現狀以及過去四五百年裡的變遷情況。目錄的存書情況則可以了解大藏經的保存現狀。

《永樂北藏》的題記記載了明清兩朝的刷印情況。它們為我們提供了刻版到寺院的信息，包括寺院藏經樓對大藏經的保存情況的記載。印章則提供了讀者、大藏經的主人、捐資人和寺院的信息。朝廷出資，有皇帝或太后的璽印，說明了朝廷對刷印大藏經一事的高度重視。不少存世的《永樂北藏》已經不全，內有不少補本，這些補本也是值得進一步

## ■

<sup>59</sup> 野澤教授針對明代正統到天啟年間皇家頒賜到延壽寺等賜院的情況做一列表，見野澤佳美，〈明代北藏考（一）——下賜狀況を中心に〉，《立正大學文學部論叢》117，2003年，頁94。

<sup>60</sup> Dewei Zhang, A Fragile Revival: Chinese Buddhism under Political Shadow, 1522-1620, [Ph.D. dissertatio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0. <https://open.library.ubc.ca/media/download/pdf/24/1.0071069/1>, 2021/10/25。]

<sup>61</sup> 鄧淑君，〈明代官版佛教大藏經《永樂北藏》刊印與頒賜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7年，頁127。

研究的。

保存完整的大藏經無疑是珍貴的，然補本也同樣珍貴。對補本的研究也是了解大藏經的重要一環。為什麼要補？缺頁的原因是什麼？補本是用的什麼版本？或是誰抄的？這些補本和補頁為我們提供了它們刻印的時間和地點。《永樂北藏》的研究對我們提出了怎樣鑑別明版大藏經的問題。<sup>62</sup>

《永樂北藏》是《嘉興方冊大藏經》和清《乾隆大藏經》的底本。有鑑於日本《大正藏》存在的諸多問題，《永樂北藏》仍不失其校勘價值。筆者近年與國內外學者的交流，深感大藏經的研究和認識，不可能封頂。長江後浪推前浪，大藏經版本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學者的參與和努力。



<sup>62</sup> 本段承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系教授路易斯藍卡斯特 (Lewis Lancaster) 教授來信提示。

附錄：

重慶市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的題記錄文。(參見附圖十一、附圖十二、附圖十三)：

一、雪老居士於去歲春間，請上海頻伽藏經度諸故鄉雲陽沙門寺，今春復聞入京，老友云及京都本立堂有明版藏經出讓，於是春夏數月以來，燕蜀信使往還不絕於道，訂價目立議單請部照以及轉運保險等等種種手續，幾乎無日無時不將請藏之舉置胸中也。閏月下旬由京起運，時值世界陡起風潮，其費用之巨，搬運之難較平時尤盛(甚)，迨抵滬天氣炎酷，為七八年來所僅見。而雪老誠懸力疾步行，日光當午而不避，汗濕衣襟而不顧，身先家中之人等開箱檢對，過目無訛，選地存儲有條不紊，以七十老人振作精神，不辭勞瘁，力任其艱，非他人所可及也。該經明版清印，殘缺者用清板補之。間有清板無缺者抄錄補齊合成全藏，真盛舉也。據聞清廷盛時天潢貴胄得邀賜藏之榮，茲閱此經目錄五函前後頁又挖補方孔，隱約之間猶留紅色印跡，想是收藏者蓋章之處，其詳細姓名雖不得知，然當此際貴族衰微謀生之匪易，安知非王公府邸之舊物乎？如此機緣，天人感應，事半功倍，物美價廉，非獨蜀之人士及當時經手諸君所見聞知，緇流白衣得此佳譜，應亦道及而弗衰，益信龍天保佑之力也。事竣又請書本藏經一千餘本，合計三十餘箱，交三德和尚運回。頻伽藏經則移滴翠寺，<sup>63</sup> 風景雲從，當必有繼其後者，拭目望之。

乙丑(1925)新秋高郵陸秦題於上海遷善里

二、程雪樓居士感世道危亂，畢其心力，竟如吹光，於是厭離，杜門卻掃，一意梵修，精研內典，守戒之嚴，雖苦行頭陀，不過如是，又嘗寫《金剛經》及《法華普門品》、《地藏》等經，與懺法印行於世，得者珍之。後購哈同頻伽縮印藏經，度藏雲陽本籍，捨宅

1

<sup>63</sup> 滴翠寺位於重慶市雲陽縣境內，曾被譽為「蜀東名刹」。

為庵之沙門寺，逢人問佛法，以淨土為指歸。凡所以弘揚大教者無不曲盡，非再來人能如是耶？客秋余北遊燕都，偶同友人董冰鵠於坊間見有藏經六千餘卷，殘缺不及十一，而刻工紙本精致，索價殊廉，歸晤葉柏皋先生談及，<sup>64</sup> 適值舊友萬縣彌陀院主德高老和尚謀於雪樓居士，擬合力請全藏經備參學誦習，以傳法寶於久遠。居士遂以相屬，今春余再遊津京，因與書坊劉若嵩議定。凡明藏之殘破者，以柏林寺《龍藏》本補印，配足全經共價一千八百元，運費則居士籌備，夏間運抵滻濱。德公派其徒三德師來收回萬。居士又購求南藏本諸經論附去，云萬百里間，一旦竟有三種三藏法寶，亦云盛矣，是殆德高老同參與雪樓居士夙願宏深，精誠感動，我佛鑒之，天龍護之，將使妙法奧義大闡於蜀中，以挽人心，俾有覺悟而消此浩劫也，故成此希有之盛舉歟？余望緇素覩此宏文，潛心解義，勿任置之高閣，漠不參究，致負請經辛苦而交臂失此機緣。夫書大藏於空中，末世猶有識者，況此琳琅滿目，具足萬行，實三乘之所發軔，如象馬之渡恒河由人自擇，因此發心證四諦而行六度，超五蘊而登十地，具於是矣。可忽乎哉？茲於三德和尚之載經西上，爰敘經過希望如是，而送之行。

乙丑（1925）孟秋日 窮了庵主人隱光謹識

三、世間萬事萬物，莫不具有因緣，造因者心，而緣乃輻湊其中，微旨奧義，不可殫述，但觀察跡象已覺不可思議。無智老人既捨蜀中田宅為沙門寺，而佛像經卷一切裝嚴尚付缺如，次第置辦，不遺餘力，籌畫經年，可謂萬緣俱備矣，惟頻伽精舍藏經版本過小，

II

<sup>64</sup> 各省通志局聘用的撰修人員，也以老輩為主。如浙江通志局聘朱祖謀、吳子修、陶拙存、章樞、葉柏皋、朱湛卿、金甸丞、孫德謙、王國維、張孟劬、劉翰怡等人為分纂，參見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6533>，2021/2/20。  
葉柏皋，又名葉爾愷，浙江杭縣人（今杭州）人。清末曾主持甘肅雲南學政。工章草，辛亥革命後，在滬賣寫字為生，抗戰前逝世。其生平參見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人物傳記資料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ttsquery?0:0:mctauac:NO%3DNO8499>，2021/2/22。

不便閱者。老人嘗以為言，不意起心動念，感應隨之。竟得初印明藏一部於京師舊家，古色古香，彌足珍貴，非有甚深佛緣，能如是乎？余以求道要，恒親近老人，不但悉顛末，且曾稍稍躬預整理之役，是亦緣也。因據所懷為此，其他陸君等述之詳矣，故不復贅。

釋迦降生二千九百五十一年七月五戒弟子慕西  
陳毓楠謹識於海上之恆吉祥室

四、世寧方四五歲時，因先祖父之喪，時效僧徒談口為樂，今則天真日漓，輒學梨園之戲，竊見明藏，隨父師檢察，他日歸掃廬墓，親詣彌陀院，重觀全藏，其境界不知又當如何也，懸記鴻爪，以驗將來。  
程世寧識，年十四。

五、九歲時病革作囁語，親見西方三聖，動止如人，又見蓮華滿室，母是以有捨熊為僧之願。今病雖愈，耳中常流餘瀨，神智亦較前為減，願佛慈悲哀愍攝受也。  
程世熊識，年十二。

六、佛教流入中國，昉於漢魏，宋乃大盛，始有華文雕版佛藏之舉。而宋藏終未完備，元雖有藏，仍襲宋舊，逮明清之際，煌煌巨冊，蔚然為大成，即於其間分為南北二藏，南藏每行十七字，北藏每行十五字，亦如曇花一現爾。雪樓大居士購明藏以清版補齊。佛各有緣，集為全藏，種田成果，見性成佛，佛不妄言，於斯益驗矣，合十虔誦，不禁肅然。

乙丑（1925）新秋 佛弟子王震敬跋<sup>65</sup>

七、數年來豪華相尚，爭以收藏古書為雅事，宋明原版，斷簡殘篇，皆視為吉光片羽，況內典全藏，卷軸盈千，欲求而得之，其難更有甚於儒家經籍萬萬也。雪老晚年好佛，宏法利生，孜孜不倦，得明刊全藏，將置諸萬縣彌陀院，以為佛學之倡，願至宏事至盛也。其間有殘闕者，則鈔《龍藏》以補之。尊重法寶之意豈世之

||

<sup>65</sup> 王震（1867-1938），字一亭，號白龍山人，浙江吳興人。係實業家、社會活動家、慈善家、著名書畫家、佛教居士。參加過辛亥革命，並做出重大貢獻。

收藏家所可以比擬於萬一。敦素於滬濱金光法會圓滿之明日，得恭敬閱覽，洵可謂福緣無量。

乙丑初秋金剛棄（乘）弟子方敦素謹跋。

八、榮陽程公近十餘年，一志佛乘，儼與世絕，人或目為逃禪者流，籍以自慰遲暮耳。詎知其濟世利物之本懷，不但未減於昔，而大悲內薰之普賢行願有增無已。繼思續佛慧命，惟法為寶，佛之真身在此，佛之真子亦從此化生焉。乃盡力所堪，敬求佛藏，得明版全帙，間有殘闕，親書補之，遂成完本，歸藏於萬縣彌陀院。諸佛菩薩莫不讚嘆，天龍八部，悉皆護持，且因此而發一以繼程公之行願者，殆未可量也。經典所在，斯為有佛，而淨修者亦得其法，此之謂以法供養，此之謂以法布施，此之謂皈敬三寶。

中華民國第一乙丑（1925）季夏上海金光明法會圓滿之第二日  
佛弟子陳元白謹識<sup>66</sup>

九、蜀東滬京疏遠（？），不獨明藏未聞，即《龍藏》亦絕未見，甚至通行之經典亦復艱於求覓。同光之際，先君子宰雲陽先後三至，歷十餘年，每有所需，輒托人訪之於南省，未嘗不嘆地勢所限，耳目局隘，無如何也。雲陽程雪樓居士為先君門下士，與爾愷交歷四十餘年，辛亥後同僑滬瀆，每以佛學相討論，甲子冬聞京都有願以明藏出讓者，雪樓屬孫惠教大令往求得之，其有闕失，復以《龍藏》本鈔補，經十月而告成，將以度諸萬縣之彌陀院，爾愷欣遇茲盛舉之告成，獲瞻法寶，而尤為蜀東之有志佛學者歡喜讚歎於無窮已。

乙丑初秋仁和葉爾愷<sup>67</sup>

¶

<sup>66</sup> 陳元白，字裕時，原係辛亥會攻南京桂軍司令，民二與趙恒惕同為第八師旅長，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數年，曾研哲學，入同善社，方習靜坐。見[http://dongchu.ddbc.edu.tw/html/02/cwdc\\_011/cwdc\\_0110506.html#d1e890](http://dongchu.ddbc.edu.tw/html/02/cwdc_011/cwdc_0110506.html#d1e890)，2021/2/20。題記內文並參見附圖十二。

十、佛歷二千九百五十二年歲次乙丑（1925）孟秋雪樓老居士示觀明  
刻藏經於上海愛文義路寓齋屬題餘幅謹書歲月以誌眼福

長沙丁傳紳

先哲云天地大也，人猶有所憾，我則曰：法界之大也，有法寶可無憾焉。謂有法寶而莫能破者，破之莫能載者，載之有法寶而得知禪定之可以一超直入一旬佛，佛可以同生清泰，一句陀羅尼、三密瑜伽之可以即身成佛，是賴法寶。然而歷劫居諸當時，四十九年之說法，所得如是我聞者已無完滿可言，後之譯者譯之，地水火風災者災之，更何所據而為圓滿者？然而形下謂器，以求得一不圓滿者而皈敬之，是人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乃至一部不圓滿之圓滿者之明藏法寶竟爾飛入程公雪樓之堂，得其所哉。雪樓者宿，以誨人服官，學道循序，均之約四十朞月，始而禪淨雙修，繼而淨密加持，想得此法寶後自度度它之大願其亦可以不圓滿之圓滿乎？柱與長沙丁桂樵居士同觀於程府藏經閣，法緣眼福，中心藏之

佛歷二千九百五十二年乙丑秋孟新會歐陽柱<sup>68</sup>

十一、家父知財施之不可持久也。甲子秋日與德高和尚共謀藏經幸獲此寶，而本年乃大荒旱，昧者不察，遂有歸咎宏揚佛法者，嗚呼愚矣。然而財施無此力量，嗷嗷者衆，其能皈命三寶，以消浩劫已乎，三德上人護運藏經，書此以壯其行。

程世撫<sup>69</sup>偕弟世寧 / 熊 薰沐敬題

在室女弟子程世嫻 / 婵拜觀

■

<sup>67</sup> 此段題記比較難辨認，承江蘇鹽城師範學院程希博士幫忙校對。謝謝。

<sup>68</sup> 歐陽柱所撰題記內文並參見附圖十三。

<sup>69</sup> 程世撫（1907-1988）於 1929 年金陵大學園藝系畢業後，同年自費入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1930 年轉康奈爾大學，1932 年碩士畢業，回國後在多所大學任教，曾任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城市規劃設計所顧問、總工程師。

## 後記

2009 年，我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獎學金，對《永樂北藏》進行研究。2020 年初，英國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陳金華教授主編的《印本時期的漢文大藏經》（*Chinese Buddhist Canon in the Age of Printing*），收集了 8 篇 2013 年 3 月在西來大學召開的第二屆國際佛教大藏經會議的學術論文。

從 2009 年起，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馬丁博士（Dr. Martin Heijdra, 何義壯）先生、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周原館長、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李際寧先生、波蘭亞蓋隆大學圖書館手稿部負責人 Jarosław Zoppa 博士、西來大學西來大學同仁們一直鼓勵研究工作，《佛光學報》編輯部請兩位教授仔細審稿，提出寶貴修改意見，編輯張梅雅女史協助整理照片，付出辛勤勞動，謹借此機會表示謝忱。

西來大學人間佛教研究所覺繼博士、圖書館館長 Ling-Ling Kuo 女士，以及 Judy Hsu 女士、西來大學前校長 Lewis Lancaster 教授、前教務長 Ananda Guruge 教授、前宗教系主任 Ken Locke 教授、前校長吳欽杉博士、前校長 Steve Morgan 博士、前教務長 John Gingrich 博士等一直鼎力支持，熱心佛教研究的居士王海歌先生、張美容女士、黃萬春女士、夏鈴女士、徐平女士、李春紅女士等大力支持，佛光山心保和尚、慈惠法師、依空法師、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西來大學同仁們一直鼓勵研究工作，謹借此機會表示謝忱。

2020 年，我再度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獎學金，由於疫情無法成行，待 2022 年恢復正常，期望再赴普林斯頓大學，查看《永樂北藏》。準備以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本為底本，編寫《永樂北藏》的勘檢目錄。也期盼有機會再赴波蘭和中國及俄羅斯，查看存世的《永樂北藏》，作進一步的研究。

## 引用書目

### (一) 佛教典籍與古籍

- 《百丈清規證義記》，CBETA, X63, no. 1244。
- 《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93。
- 《日下舊聞考》，清·于敏中等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 《永樂北藏》，重慶：重慶圖書館藏。
- 《永樂北藏》，武威：甘肅武威博物館藏。
- 《永樂北藏》，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 《永樂北藏》，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永樂北藏》，Krawcow: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Library, Poland.
- 《永樂北藏》，漢中：陝西洋縣博物館藏。
- 《永樂北藏》，臨汾：山西隰縣千佛庵藏。
- 《永樂北藏》，瀋陽：遼寧省圖書館藏。
- 《永樂北藏》，池州：安徽九華山化城寺藏。
- 《永樂北藏》，濟南：山東省圖書館藏。
- 《永樂北藏》，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永樂北藏》，天津：天津市圖書館藏。
- 《永樂北藏》，杭州：浙江省圖書館藏。
- 《永樂北藏》，宜賓：四川宜賓博物院藏。
- 《永樂北藏》，北京：雲居寺藏本藏。
- 《永樂北藏》，北京：廣濟寺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藏。
- 《永樂北藏》，寧德：福建省寧德縣萬壽禪寺藏。
- 《永樂北藏》，北京：線裝書局，2000。
- 《明史》，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臺北：鼎文書局，1980。
- 《明史紀事本末》，清·谷應泰，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明會要》，清·龍文彬，北京：中華書局，1956。
- 《明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酌中志》，明·劉若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分冊目錄經名作者索引》，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臺北：鼎文書局，1980。

《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二）現代專書、論文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1990，《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2010，《中國古籍總目》，北京和上海：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雪梅，2014，〈傳說與事實：陝西洋縣文博館藏明代大藏經敕賜因緣考〉，吳佩林、蔡東洲編《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北京市檔案館編，1997，《北京寺廟歷史資料》，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1997，《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出版社。

田曉，2013，〈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的歷史背景〉，楊玲主編《北京藝術博物館藏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頁 14-23。

何孝榮，2007，《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呂澂，1925，《佛典泛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富華、何梅，2003，《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屈萬里，1984，《屈萬里全集：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林世田，2012，〈知行合一，俄羅斯訪學記〉，《文津流觴》35，頁 57-63。

林祖藻主編，2000，《浙江圖書館館藏珍品圖錄》，杭州：西泠印社。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2005，《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胡適，1977，〈記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的葛思德東方書庫藏的「磧砂藏經」原本〉，張曼濤主編《大藏經研究彙編》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頁 281-290。

許道齡，1936，《北平廟宇通檢》，北京：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鉛印本。

陳玉女，2001，《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臺北：如聞出版社。

彭興林，2012，《北京佛寺遺跡考》，收入彭興林等編《北京佛教文獻集成：遺跡篇》3，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童瑋，1997，《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北京：中華書局。

鄧淑君，2017，〈明代官版佛教大藏經《永樂北藏》刊印與頒賜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

- 穆朝娜，2013，〈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的圖案〉，楊玲主編《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頁 24-48。
- 龍達瑞，〈波蘭亞蓋隆大學藏萬曆版《甘珠爾》〉，《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  
年第 1 期，頁 88-93。
- 野沢佳美，2003，〈明代北藏考（一）——下賜狀況を中心に〉，《立正大學文  
學部論叢》117，頁 81-106。
- Zhang, Dewei. 2010. A Fragile Revival: Chinese Buddhism under Political Shadow, 1522-1620. Ph.D. dissertatio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https://open.library.ubc.ca/media/download/pdf/24/1.0071069/1>, 2021/10/25。
- A Gift of an Empress, Arts of Asia, January-February 1991, pp. 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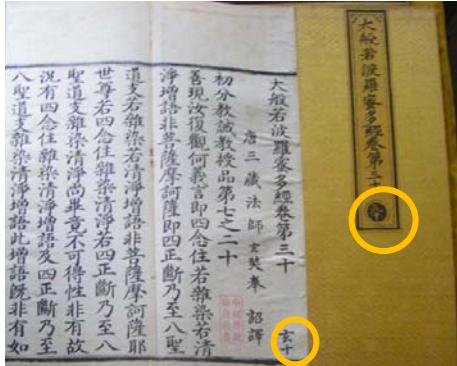
### （三）網路資源

- 〈山西隰縣千佛庵明清佛典調查記：以明代萬曆北藏為中心〉，  
<http://www.sxfj.org/html/5557/5557.html>，2021/2/22。
- 〈明敕賜慈隆寺碑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43d010101j97d.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43d010101j97d.html)，  
2021/2/20。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拍賣資訊，[http://pmgs.kongfz.com/detail/206\\_653149](http://pmgs.kongfz.com/detail/206_653149)，  
2021/2/20。
- 《乾隆京城全圖》，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 - Digital Silk Road Project，  
<http://dsr.nii.ac.jp/toyobunko/II-11-D-802/V-2/page/0007.html.en>，2021/11/5。
- 九華山簡介，見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jhs/10/2015-01-20/7921.html>，  
2021/10/15。
-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人物傳記資料庫」，<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1940595688>，2021/2/20。
- 北京胡同資訊，<http://wdc.com.cn/m/view.php?aid=306>，2021/2/20。
-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參見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80455160203941>，2021/2/20。
- 明萬曆二十年（1592 年）內府司禮監經廠刻印《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http://pmgs.kongfz.com/detail/206\\_653149/](http://pmgs.kongfz.com/detail/206_653149/)，2021/2/20。
- 浙江通志局聘人名單，見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6533>，2021/2/20。
- 陳元白事蹟，見 [http://dongchu.ddbc.edu.tw/html/02/cwdc\\_011/cwdc\\_0110506.html#d1e890](http://dongchu.ddbc.edu.tw/html/02/cwdc_011/cwdc_0110506.html#d1e890)，2021/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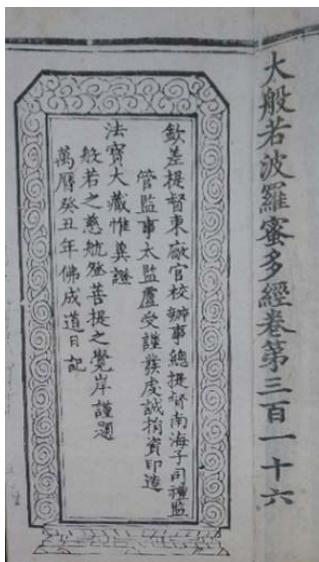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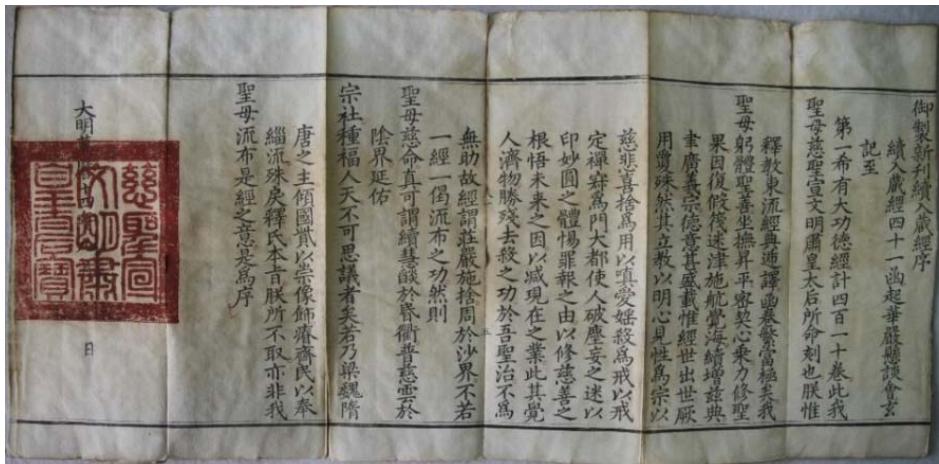
圖一 北京廣濟寺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珍藏的《永樂北藏》，太監馮保捐資施印。作者自攝。



圖二 北京廣濟寺珍藏的《永樂北藏》。護板上的千字文改「玄」為「元」。作者自攝。



圖三 北京房山雲居寺藏《永樂北藏》盧受題記。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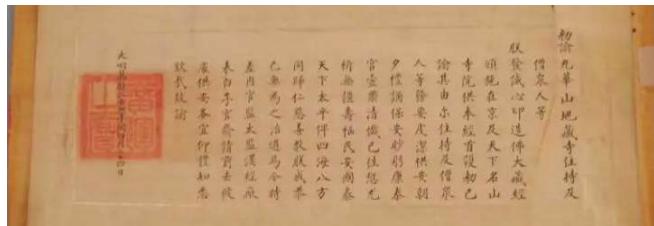


圖四 武威博物館藏《永樂北藏》慈聖太后的印章和明神宗敕諭



圖五 武威博物館藏《永樂北藏》慈聖太后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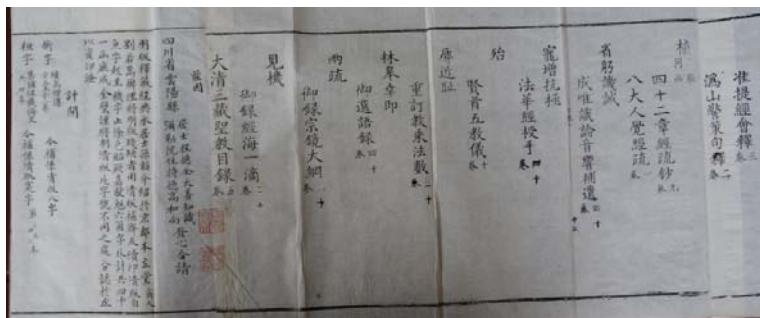
武威博物館館藏三張照片均承武威博物館長梁繼紅提供，謹致謝意。



圖六 明神宗敕諭九華山地藏寺及玉璽「廣運之寶」。<sup>7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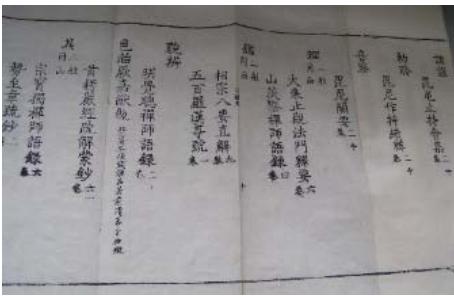
圖七 安徽九華山化城寺珍藏的《永樂北藏》慈聖太后題記。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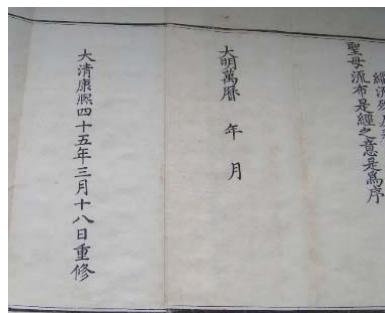
圖八 重慶圖書館的《永樂北藏》混入《大清三藏聖教目錄》，並附有題記。  
作者自攝。

<sup>70</sup> 圖片引用自中國佛教協會九華山簡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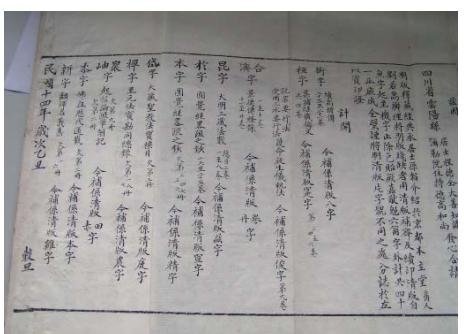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jhs/10/2015-01-20/7921.html>，2021/1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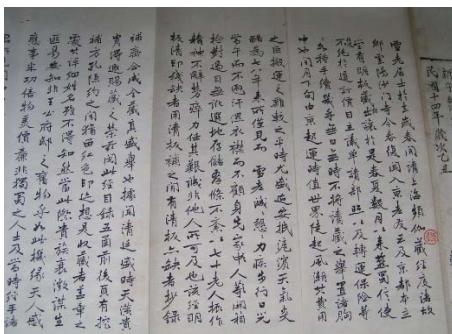
圖九 重慶市圖書館藏《永樂北藏》混入《龍藏》目錄刪去錢謙益著作題記。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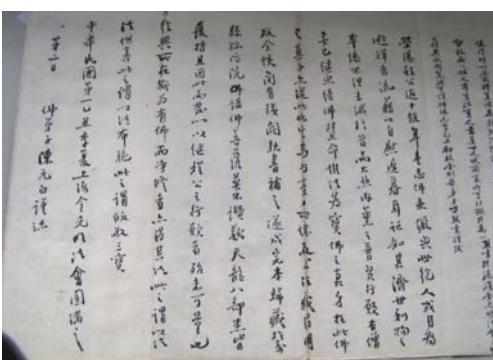
圖十 重慶市圖書館藏《永樂北藏》題記□康熙年間重修本題記。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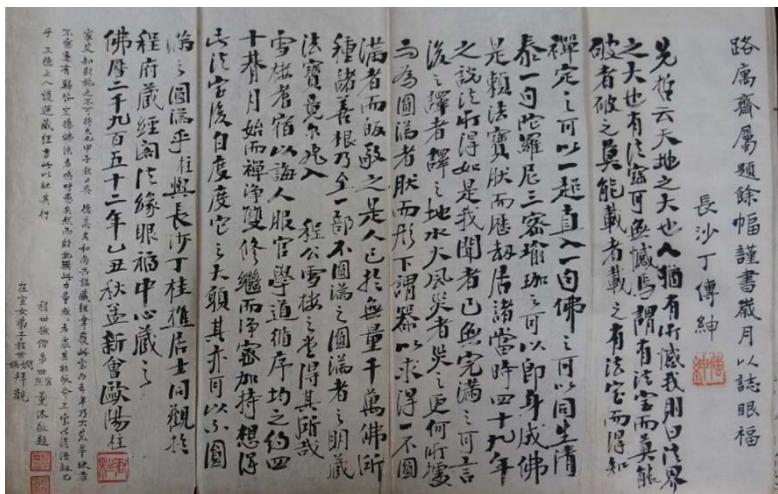


圖十一 重慶市圖書館藏《永樂北藏》目錄卷末題記。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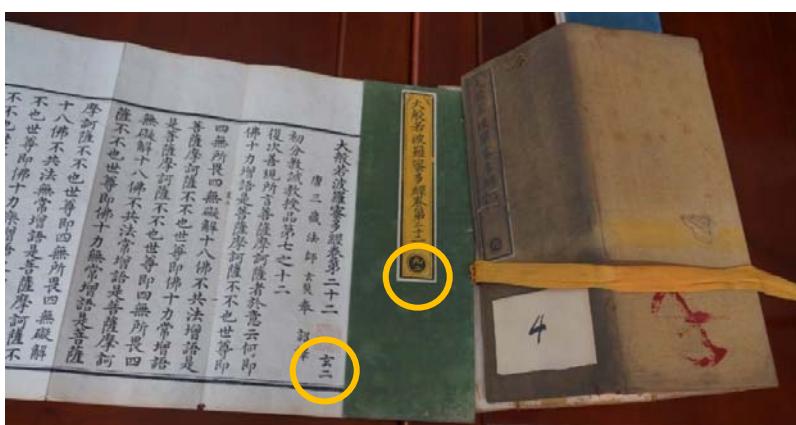


圖十二 重慶市圖書館藏《永樂北藏》目錄卷末題記（陳元白題）。作者自攝。





圖十三 重慶市圖書館藏《永樂北藏》目錄卷末題記（歐陽柱題）。  
作者自攝。



圖十四 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燁的「玄」需要避諱。封簽和函套  
的「玄」字改為「元」。重慶市圖書館。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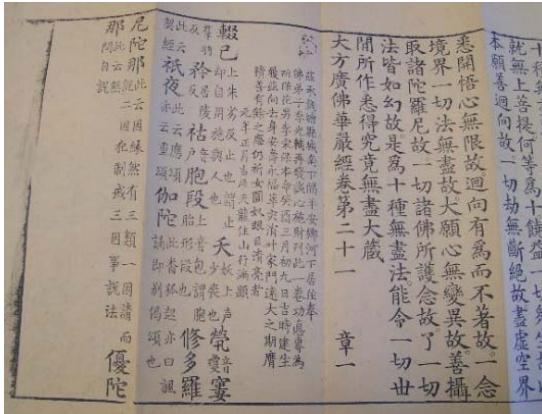
圖十五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永樂北藏》明神宗敕諭和慈聖太后印章。

(上圖)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的明神宗的敕令和李太后的印章。(下圖) 這顆印章比武威博物館珍藏《永樂北藏》的印章多一個「之」字。作者自攝。



圖十六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永樂北藏》駙馬萬輝的題記和印章。

右圖印章上為「萬輝之印」；下為「瞻嗣」(嗣——明)。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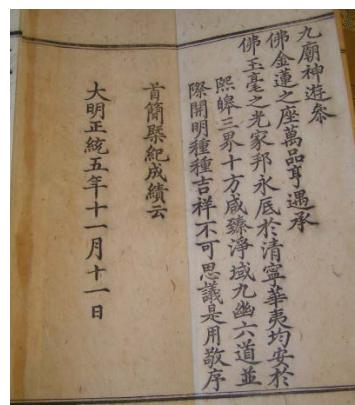
圖十七 《磧砂藏》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 奉明成祖命抹去題記中建文元年。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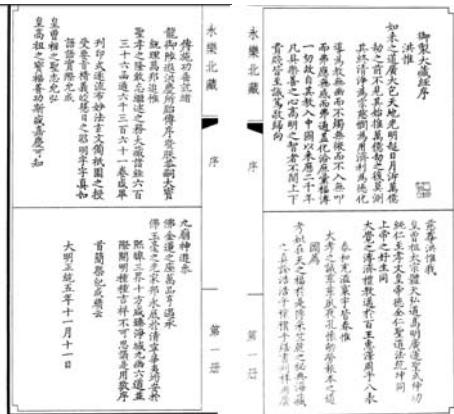
圖十八 《磧砂藏》和《永樂北藏》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作者自攝。



圖十九 上海圖書館藏《永樂北藏》題記（右為放大圖）。承蒙陳先行先生惠予幫助，謹致謝意。2012年7月12日。作者自攝。



<sup>71</sup> 《龍藏》工竣於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參見 <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80455160203941>, 2021/2/20。亦見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分冊目錄 經名作者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



圖二十 《永樂北藏》，北京線裝書局 圖二十一 《大清重刻龍藏彙記》  
重印本，2000 年。



圖二十二 題記日期為大明萬曆十二年（1584）四月，保持原狀。本件藏於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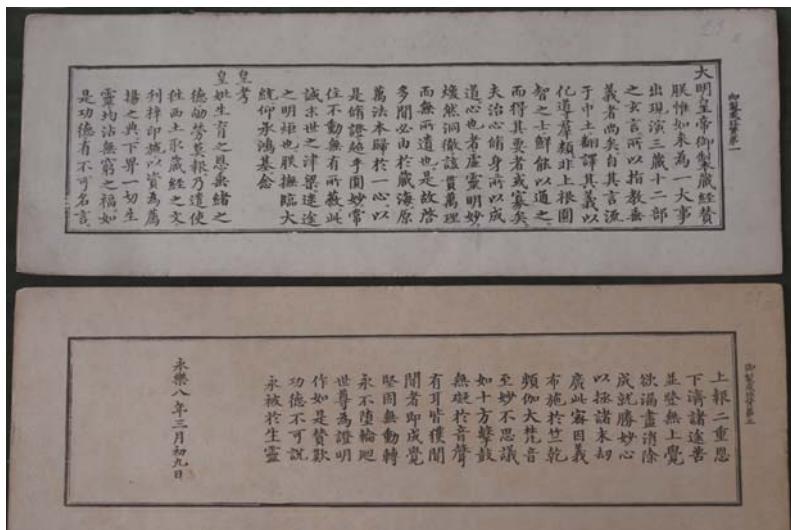
圖二十三 題記日期為貼條覆蓋，左圖改為「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右圖改為「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工竣」，貼條下面的字依稀可見。原件藏於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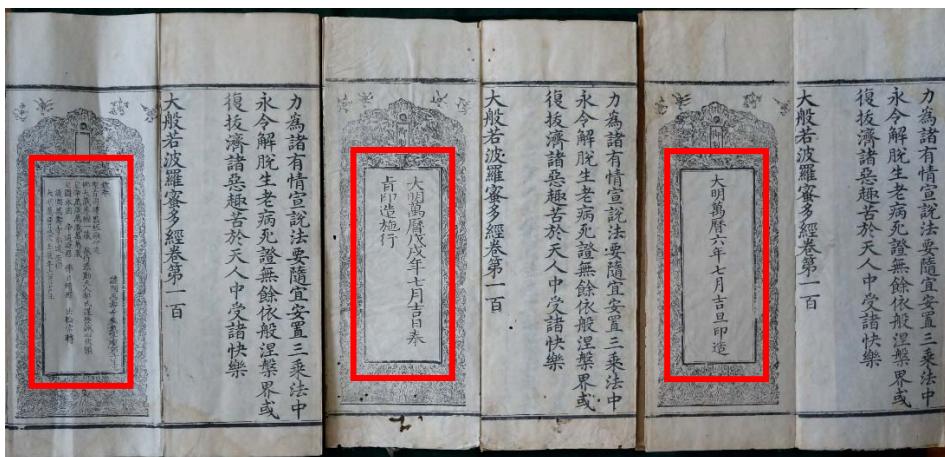
圖二十四 《永樂北藏》扉頁畫「說法圖」背面藏文。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本。作者自攝。



圖二十五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珍藏的《永樂北藏》，未經修改的御牌。  
日期為「正統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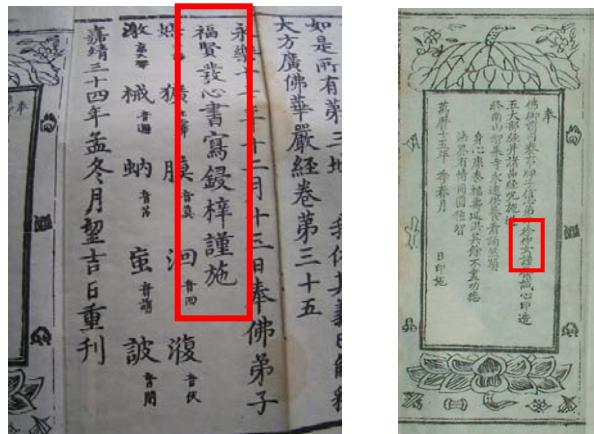
圖二十六 波蘭亞蓋隆大學珍藏《甘珠爾》的永樂皇帝的敕諭。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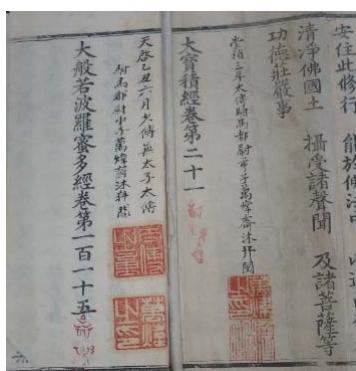
圖二十七 波蘭亞蓋隆大學藏三套《永樂北藏》同一卷的不同題記。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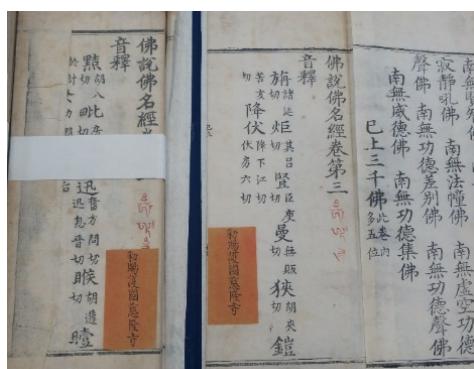
圖二十八 陝西洋縣博物館藏《永樂北藏》慈聖太后題記。作者自攝。



圖二十九 隸西漢中洋縣博物館藏明版《華嚴經》題記，  
連接有徐伸女題記的牌記。<sup>72</sup> 作者自攝。



圖三十 遼寧省圖書館藏《永  
樂北藏》駙馬萬輝題記和  
印章。作者自攝。



圖三十一 遼寧省圖書館藏《永樂北  
藏》敕賜護國慈隆寺題記。作者  
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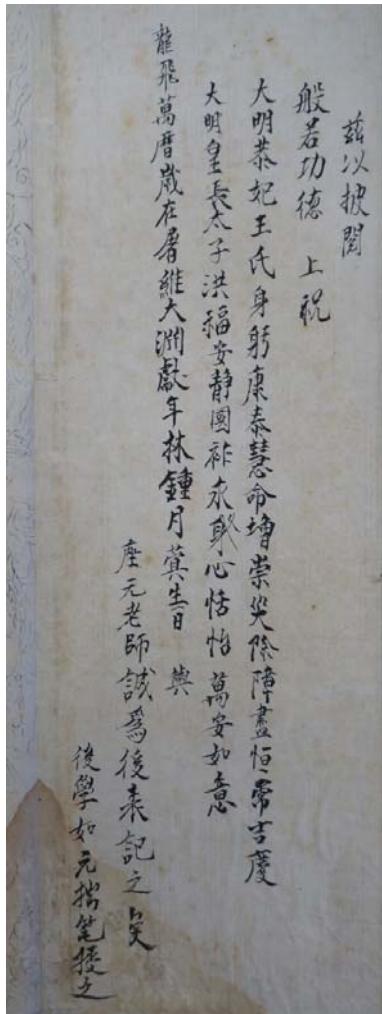
<sup>72</sup> 徐伸女施送的這部《華嚴經》應該是單部經，其前面的題記為「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奉佛弟子福賢發心書寫，鋟梓謹施。……嘉靖三十四年孟冬月望吉日重刻。」福賢刻寫的《華嚴經》較多。波蘭亞蓋隆大學、倫敦大英圖書館也有零本。左圖為作者自攝。右圖為黃征教授拍攝。



圖三十二 郝氏（鐘銘文）。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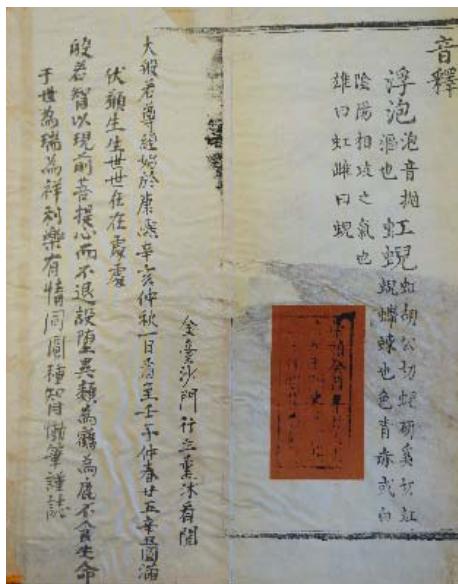
圖三十三 波蘭亞蓋隆大學藏《永樂北藏》的郝氏施經題記。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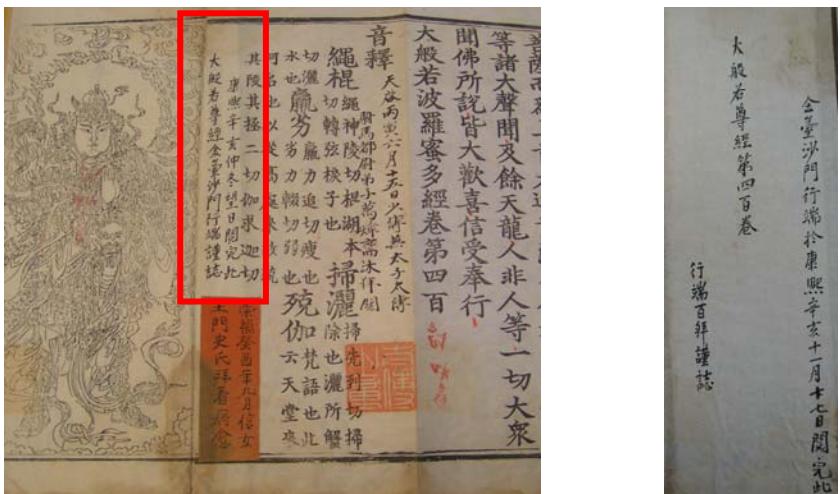
圖三十四 慈隆寺沙門如元題記（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作者自攝。



圖三十五 慈隆寺沙門性通題記（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作者自攝。



圖三十六 慈隆寺沙門行立題記（三），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作者自攝。



圖三十七 慈隆寺沙門行端題記（四），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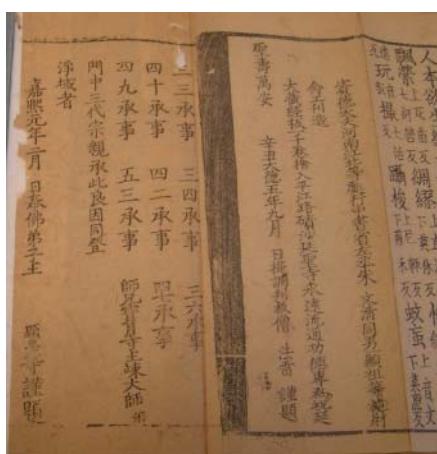
圖三十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三卷末題記與所夾字條，右圖為全貌，左圖為字條部分放大。字條上書「巨字函經傷壞，不與地藏庵，毀壞以舊有記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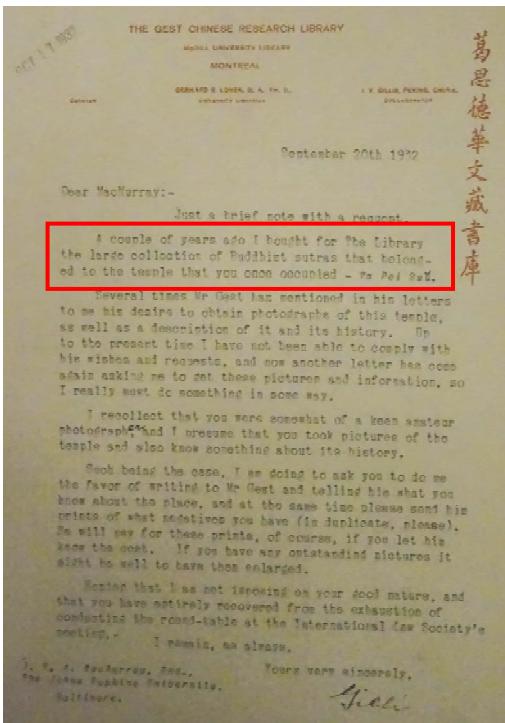
圖三十九 題記：崇禎癸酉年（1633）秋九月，信女王門史氏因病齋沐拜閱，祈求其病痊癒。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作者自攝。



圖四十 《永樂北藏》中所見藏文題記。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作者自攝。



圖四十一 《磧砂藏》題記：南宋嘉熙元年（1237），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作者自攝。



圖四十二 美國前駐華使館武官義理壽 (Irvin Gillis, 1875-1948) 信件，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作者自攝。



圖四十三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永樂北藏》之外觀。作者自攝。



圖四十四 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永樂北藏》之外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作者自攝。



圖四十五 浙江省圖書館藏《永樂北藏》之外觀。作者自攝。



圖四十六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永樂北藏》之背面護板，  
改用鮮艷的布料（見右圖）。作者自攝。



圖四十七 護板的織錦圖案：朱紅地卍字如意雲紋織金錦。現藏於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作者自攝。(承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主任彭克先生和上海的書畫修裱專家費永明先生提供織錦名，謹致謝意)



圖四十八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永樂北藏》背面護板的織錦圖案：綠地如意連雲紋兩色紗。<sup>73</sup>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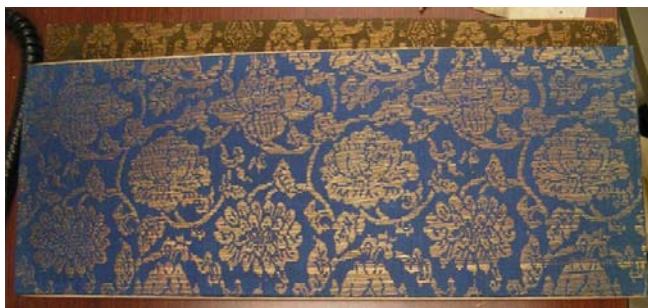
<sup>73</sup> 楊玲主編，《北京藝術博物館藏明代大藏經絲綢裱封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年，頁165。余非絲綢專家，不敢確信這個名字是否準確。



圖四十九 黃色纏枝牡丹紋護板。現藏於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  
作者自攝。



圖五十 海水龍紋織金番枝蓮紋。現藏於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  
作者自攝。



圖五十一 藍色地纏枝蓮菊紋。現藏於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作者自攝。

（圖四十八至圖五十一，四個護板絲綢的定名承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翁連溪先生和王秋菊女士幫忙確定，謹致謝意。）